

# 目錄

1 粵字改革宣言	7
2 為何粵語需要文字改革	11
「擺埋一邊」、「船到橋頭自然直」的約定俗成主義	13
所謂的「有音無字」：預先處理概念問題	18
假借、訓讀	21
擬聲字泛濫	22
「本字」、「正字」	24
語素與文字關係混亂不堪	27
語素混亂：異素一寫、合多為一	29
孤字：缺乏連貫性，無可語素化，難記難用	30
選字結構、筆劃、美感有問題	31
約俗未能生產出可釐清語法關係的選字或用字理則	34
無可猜度，後知後覺，沒有系統，等死主義	35
3 漢字字書化：本字考、賜字：填隆主義	37
賜字主義，本字考的賜字主義，本字考的邏輯	37
「正字」的政治含義，「正字」與「本字」劃上等號的政治和語言意義	39
「妥字」、「當字」應為選字的依歸概念	42
本字考本來就是構建過程	43
4 漢字的特性對粵語文字改革的蘊含	45
漢字的不民主性	45
漢字的重文輕言主義，必然導致言文分離	48

口語的民主性和大民主智慧 . . . . .	49
漢字本有運用理則、其之矛盾、極限 . . . . .	49
<b>5 全拼音化，摒棄漢字？</b>	<b>53</b>
今生今世全拼音不可行，效益不良 . . . . .	54
拼音化需進行龐大的語法工程，民眾語感要翻天覆地 . . . . .	55
粵字改革不能摒棄漢字 . . . . .	57
漢字與粵語的千絲萬縷關係 . . . . .	58
文化衝擊，文化斷層——精神真空 . . . . .	61
資產喪盡，文化破產，軟實力歸零 . . . . .	63
漢字情意結使摒棄漢字推行成本極高 . . . . .	65
摒棄漢字不可為，粵語字書化必定要有漢字才能成功 . . . . .	66
<b>6 坊間拼音方案的侷限</b>	<b>67</b>
諸他不易，蓋事慮及，美為至 . . . . .	67
回應阿澤 . . . . .	68

聲母

b 比 ㄅ	p 并 ㄆ	m 文 ㄇ	f 夫 ㄈ
d 大 ㄉ	t 天 ㄊ	n 乃 ㄋ	l 力 ㄌ
z 止 ㄘ	c 此 ㄘ	s ㄥ ㄙ	j 央 ㄐ
g ㄣ ㄍ	k 白 ㄎ	h ㄩ ㄏ	ng ㄩ ㄣ
gw 古 ㄍ	kw 夸 ㄎ	w 禾 ㄨ	m/ng ㄩ ㄣ

韻母

		-i	-u	-m	-n	-ng	-p	-t	-k
/aa/	aa 乍	aai 介	aaui 𠂇	aam 𠂇	aan 万	aang 生	aap 甲	aat 压	aak 百
/a/		ai 兮	au 久	am 今	an 云	ang 𠂇	ap 十	at 乜	ak 仄
/e/	e 无	ei 𠂇	eu 了	em 𠂇	en 𠂇	eng 正	ep 夾	et 爰	ek 尺
/i/	i 子		iu 么	im 欠	in 千	ing 丁	ip 頁	it 必	ik 夕
/o/	o 个	oi 𠂇	ou 有		on 干	ong 王		ot 𠂇	ok 乜
/u/	u 乎	ui 会			un 本	ung 工		ut 末	uk 玉
/oe/	oe 居					oeng 丈			oek 勺
/eo/		eo 句			eon 𠂇			eot 𠂇 𠂇	
/yu/	yu 令				yun 元			yut 乙	

表 1: 韻母

聲調

1	2	3	4	5	6
𦍋、𦍋'	𦍋	𦍋	𦍋、𦍋"	𦍋'	𦍋
𦍋、𦍋'	𦍋	𦍋	𦍋、𦍋"	𦍋'	𦍋
分	粉	訓	墳	憤	份

表 2: 𦍋 切字聲調

坊間漢羅混用	漢字已整理版本	漢字粵切字混用 (未組裝)	漢字粵切字混用 (已組裝)
咁都係果 D 嘢 嘎啦，廿𦍋蚊個 餐又湯又剩唔通 有得你食天九翅 咩？求求其其有 D 肉有 D 菜蛋白 質澱粉質撈撈埋 埋打個白汁茄汁 黑椒汁咁撐得你 嚟口嚟面咪 Lui 返去返工返學返 廠返寫字樓囉。 唔係你估真係搵 餐晏仔咁簡單啊。 咁跟飯定跟意粉 啊？	咁都係果啲嘢㗎 啦，廿𦍋蚊個餐 又湯又剩唔通有 得你食天九翅 咩？求求其其有 啲肉有啲菜蛋白 質澱粉質撈撈埋 埋打個白汁茄汁 黑椒汁咁撐得你 嚟口嚟面咪𦍋返 去返工返學返廠 返寫字樓囉。唔 係你估真係搵餐 晏仔咁簡單啊。 咁跟飯定跟意粉 啊？	𦍋今'都係𦍋个 '大子'野𦍋乍 '力乍'，𦍋力正 𦍋蚊個餐又湯又 剩𦍋通有得你食 天九翅文无'？ 求𦍋其𦍋有大子 '肉有大子'菜 蛋白質澱粉質撈 𦍋埋𦍋打個白汁 茄汁黑椒汁𦍋今 '止生'得你嚟口 嚟面文𦍋'力句 '返去返工返學 返廠返寫字樓力 个'。𦍋係你估真 係搵餐晏仔𦍋今 '簡單'𦍋𦍋。𦍋 今'跟飯定跟意 粉'𦍋'？	𦍋'都係𦍋𦍋'野 𦍋𦍋'，廿𦍋蚊個 餐又湯又剩𦍋通 有得你食天九翅 𦍋？求𦍋其𦍋有 𦍋'肉有𦍋'菜蛋 白質澱粉質撈𦍋 埋𦍋打個白汁茄 汁黑椒汁𦍋𦍋'得 你嚟口嚟面𦍋𦍋 返去返工返學返 廠返寫字樓𦍋𦍋。 𦍋係你估真係搵 餐晏仔𦍋'簡單 𦍋'。𦍋'跟飯定跟 意粉𦍋'？



# | 粵字改革宣言

今也，南蠻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孟子·滕文公上》

彼等稱吾粵乃蠻夷之語，鳥蟲之音，方言而矣。不登大雅之堂，不出陋家之門；身乎中國之方言，義當遵從當今雅言官話之領導。若斯不得不意味粵語之滅亡，則如斯罷矣。

粵語，悲乃一無文學、無哲學、無科學的語言。何解我等受盡此等的文學貧況呼？唉，無非乃我地有自己嘅文字噉解。

讀者或會抗議，曰：難道我們粵語人不是自古以來就是用漢字書寫己語嗎？難道香港這個無可置疑乃粵語六千八百萬人為語言首都的粵語城市，不是用漢字來書寫粵語嗎？非矣——你騙人兮且騙於人。我們受教所讀所寫的語文，所謂的「白話文」和「書面語」，實乃「中文」矣，而非「粵文」。此「白話文」之白話，非粵語之白話，非我之白話。茲實乃官話滿大人的文字呈現。雖然我等或以粵語來音讀其字，且因長年教育而學懂在心訓讀粵譯之法，然而斯等之「白話文」之用字、語法、聲氣，終歸一概皆外來而有異於粵——用著用著，則慢慢兮異我文於我語，逐亦異我語於吾思吾魂。我等粵語拒諸書面，遂令粵辭之神韻，其詞之靚麗，久久不得書。久無書字，只流於音，且言文相異，斯定必遲早將粵語殺之入棺。

然爾又試抗議曰：難道粵語白話文文學，不是已早有濫觴？所謂之「粵字」，莫非不就是屬於我們且適合我們，可用來手寫我口的粵語文字了乎？

用意在於讓漢字可以完全書寫粵語的龐大本字考工程，不是業已開始良久，且有其成果，為粵語於漢字考古發掘了為數不少慘被使人遺忘的「本字」乎？粵劇又何以論哉？近年出版的粵語小說，又何以論哉？三及第不是正正粵語入文乎？非粵語文學乎？《全粵詩》都已累積有冊三十了，豈能道粵語無詩無文學？連香港的法庭證人供詞，都是以粵文書之的，道曰粵語無文豈有理？

志寡且安逸汝乃之，你不但無視了斯等文學何等缺乏生命力，其者何等缺乏語文威望，且其何等生安白造脫離活人的世界，你更是對粵文缺乏規範斯一大難笑而置諸不理。粵語，之所以沒有生命力，是因為生存於在世者，無以予其語文他們自己的生命。世界是屬於在世活著的人的，而不是俱往矣百載的仙遊故人的。可惜，我們的文字，卻是樂於賦予死人無上的權威，讓它們主宰者我們生人的一字一句。即使是最為簡單的語法部件和詞彙，我們的用字見解和書寫習慣，都七國咁亂，語無字書屢見不鮮。而較鮮為人知的詞彙，或試之書然多止於「有音無字」之痛，故不寫作罷。存在口頭的粵詞則如是者來自音而逝於音矣。而即使假若我們他朝用粵漢字創造了驚為天人的偉大文學，我們仍然會很矛盾地因乎漢字本有的美感潛理，把這些大用特用擬聲字的文學作品判斷有欠致雅，故此極其量也只可以為二等語文。儘管我們如何欲以「中文」自居，粵文是不可能為中文，也不是中文。

天成劫難，仍不及人禍。面對茲茲語無可書，有音無字的難題，所謂的中文學者、漢學家、和粵語學者，都忙於集其精力於學術意淫和一些源自自己概念不清而衍生不絕的無聊辯論。他們見樹不見林，精於自海中尋覓「本字」，樂此不疲卻無視其方法的顯然自悖。故此，他們遲遲未能生產一個統一、合乎邏輯、可伸展、可闡發、可層層遞建的解決方案——且永遠不會有。他們的解決方法，就是慢條斯理、效率奇低的填窿主義。他們的解方，就是逐個缺字逐個問題逐個答還，而不是要建立一個一勞永逸的通解。他們也不志在於此，因為他們的首要任務，不是建立粵語的書面語，而是要證明其心之文可雕龍，筆之利可騰雲。他們著目關注的，是要展示自己對漢字兆物觀的驚人理解，以及向世人宣道漢字神話那危險的魅力。其論述之無關，其解法之不周，其建議之不密，其思緒之紊亂，就是為什麼他們的粵語書寫方案是不可靠的。而當萬事皆因他們的無能和謬誤而怠慢，導致粵語歪路走盡，我們粵語的詞彙和記憶中所指的宇宙乾坤就續漸遠逝於英普二語的汪洋之中。我們粵語的語法因久廢不發而趨簡，詞漸為兆民少用而詞鈍意虛，以粵語思



辯的粵人淪得拙口鈍腮，卒之變得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面及斯之來日，問誰不能憫然焉？

故此，我哋粵語人唔可以再等佢哋，唔可以死盡一味靠本字考為我哋尋日有過、今日仲有、聽日會有嘅「有音無字」粵詞訂立所謂嘅「本字」黎書寫粵語。我哋要有一個通解大法，一次過擊破曬所有大山嘅方案——我哋而家就要，我哋即刻就要！

粵拼，乜唔就係最合宜嘅方案喇咩？且問，其諸諸多如繁星之拉丁拼音方案，又如何？嗚呼噫！爾願棄漢字之志確可佩，然爾對美感之弗顧卻誠可惡！試問一篇粵文，每每遇上有音無字之況，則以拉丁字母填窿塞之，是何等醜樣，何等鶻突？以此育我粵語兒女且迎接四海遠朋，何來尊嚴？此議，未可走則先癱。若我粵文陋如斯，我粵語亦必如斯。此外，更大的問題在于，若果粵語放棄漢字，粵語文化的底蘊就會百年功業一朝喪，一鋪清袋破產街流連。漢字，對明眼人而言，雖然的確齷齪，且有蠱惑人心之危，弊處多多，但論至極仍乃一存取宏大哲學體系之門，乃一大文化財產之融資匯處——棄不得。

觀乎此，則應何以前進焉？我們既然既不可拉丁化，又不可放棄漢字，但又不可靠本字填窿以成就粵文——是亦難，非亦難，如何是好？

我哋必須向韓國偷思佢哋嘅文字發明，向日本參考佢哋使用文字嘅聰明，向越南學習佢哋推陳出新嘅堅定意志；我哋要背向漢字而面朝今世，畀啲信心畀現代人嘅睿智；我哋必須要以希臘人望住腓尼基人嘅嗰種尊重同前衛精神黎對待漢字；我哋必須不畏古禁，斗膽去孵化同逼使漢字運作理則裏面嘅蘊涵出世。

我哋建議粵語採用一個同漢字並駕齊驅嘅拼音字系；一個美感上同漢字相和嘅拼音字系，一個可以畀我哋喺此天之下，同日韓一樣可敬嘅鼎立嘅文字體系。我哋將會用呢嘅文字體系，將我哋嘅存在烙印喺時間嘅質料之上，永遠喺人類嘅記憶度存在萬世——就算我哋今生今世有啲咩冬瓜豆腐不測風雲，我哋都可以好似西夏人，畀蒙古人血洗滅頂都可以聲其餘韻。就連頻死嘅吳儂軟語都猛咁求我哋要噉做以自保。

一個屬於我哋嘅粵字體系，一個遠憶同致敬著成宗嘅字系，一個可以畀我哋攫取到英語理性嘅文字體系，一個可以自此之後就比我哋錄低曬我哋語言空間度存在色彩同情感——係我哋粵語所配有嘅野。呢個會係一個畀我哋

有質量，使我哋變得完整，使我哋成為一體，畀我哋可以有尊嚴做粵語人，畀我哋成為粵語人嘅文字體系。我哋粵語，配有自己嘅文字。

我哋呢一場粵字改革嘅運動，唔知要幾耐先會成功呢？天知地知人唔知。日本人用咗一千年，韓國六百。我哋，就當然冇幾個幾個世紀慢慢磨。我哋嘅粵語，好可能喺黎緊嘅十年，就會滅亡。之所以噉，粵字改革，刻不容緩，必須而家就開始，否則就死亡不遠矣。故此，我等誓開粵字改革之運動，並告之爾且告之世人，粵語配有自己嘅文字。粵語，必須改革。粵語而家改革！即刻改革！

11〇11〇年×月11二日

## II 為何粵語需要文字改革

任何一個已經正在為粵語語言文字發展而賣力的人，都必定承認以上對粵語景況的描述，甚至抗議其問題之不夠詳細。然而，上一章的目的不在於向已經歸信者傳道，更不是要說服中華主義者粵語的存在價值或我們工作的目的或為何偉大值得支持。上文的作用，意不在此，內文亦毫無斯等意圖。上一章某程度上嘗試說服的，是口講粵語，甚至以粵語為母語，但心繫所謂「中文」的粵語人。但茲亦非其核心目的。上一章的核心目的，是要闡明沒有語文化，粵語將會面對怎樣的發展困難。

而心水清的人，都會知道，其實上述粵語面對的困難，沒有一者乃假設性，而是全部都是真實已經正在發生的語言事實。如果粵語不走上語文化的道路，繼續以只有口語和半成熟的語文而無成熟語文體系的形式生存，粵語是不會有健康和義當應有的語言發展，亦不會有進展。留守本業是美好的想像，甚至對某些人，是理想。但這個的理想是建基於一個本身就不穩定的語言格局上——這個語言格局的不穩定性，來自於粵語及其現時的言文系統，以及粵語面對的世界語言格局。簡單而言，這個留守本業，嘗試故步自封，把粵語及其文化封印於此時此刻的理想，是一個幻想，甚至是一個妄想。<sup>1</sup> 語言的發展是一個零和遊戲——一個人不可能張開嘴巴同時一嘴兩語，這個是物理限制。這意味，語言的使用是發生於一個就使用時間競爭的博弈場上，而在這個博弈場上，不進則退。這是粵語面對的鐵般事實，任何否定此話的論點，若非煮得半熟的街邊語言哲學結論，就是思哲不誠實的斷言。

---

<sup>1</sup> 也可能是因此所以特別多有此等心態的香港、澳門，和廣州中產對普通話邁進粵語領域不太多怨言。他們看到反抗成本的高昂，自己在乎眼前的經濟利益多於語言中的情懷，如果不能冰封自己以保存其要，那算數認命就是他們的選擇。

而粵語面對種種困難要解決都特別艱難的一大原因，就是其文字系統的不全。粵語之所以在高階的語言領域沒有地位，是因為粵語沒有語文；粵語之所以沒有語文，是因為粵語缺乏健全的文字系統。

粵語缺乏健全的文字系統？這句話何理順之？何說之？粵語明明就有文字——漢字不就是粵語的文字了嗎？粵語明明就可以用漢字來書寫，來字書化，何來問題？漢字作為粵語的文字系統有哪一部分不健全了？

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漢字現時不能滿足粵語字書化的所有要求，也就是說，用漢字現時不能書寫粵語中所有的句子。這個其實非常明顯的事實，要不然也不會有這麼多「邊個邊個字點樣寫」的問題，也不會出現今年討論熱烈的諸多關於粵語「正字」的網絡文章。

但這個回應也許也不能滿足抗議這句話的人，這也是一個可以理解的定位。畢竟上一段的論述非常簡陋，沒有精闢的描述，也沒有深層次針對粵語和漢字斯語斯文兩者的互動關係的分析。到底漢字現在如何不能滿足粵語字書化要求，當中的細節是什麼，我們還未探討。但此還是其一而已——就算漢字此時此刻沒有滿足粵語字書化的要求，可能只不過是漢字暫時還未滿足粵語的全部字書化要求。這理則上不必然意味漢字本質上運作上不能滿足粵語字書化的所有要求。換言之，儘管現在漢字不能完全用來書寫所有的粵語，不蘊含不可能他朝有日，是完全理則上可能經過多番謹小慎微的研究審字之後，卒之使到粵語中所有可能出現的句子都得以用漢字來書寫。那必然緊隨的問題就是，如果如此，為什麼漢字用作為粵語的文字系統會有不妥？抑或漢字和粵語兩者有本質上無可配合的相斥性？為什麼粵語不可能用漢字來完成它的字書化旅程？

「為什麼粵語不可能用漢字來完成它的字書化旅程？」中「可能」兩字使這個問題帶有摸態性，要回答這個問題比要回答「現時粵語為什麼不能用漢字來字書化」難得多——後者只需要解答我們現在所身處的世界中，漢字失職於粵語的例子。但前者則需闡明和義順為何粵語跟漢字在所有的可能世界當中，漢字都失職於粵語。這個就得探討粵語跟漢字本質的關係。而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而我也不相信漢字本質上無法為滿足粵語的字書化。上面的假設性例子就已經闡明了，是有可能透過某些手段把漢字體系在不違反漢字本身的運作理則的前提下把漢字優化至使用於粵語。這個可能性絕對是存在的。

但夾於「必然」和最低層次只有一個可能世界的「或然」的中間，是無數多個其他的摸態性。或許的確有一個可能世界是漢字完成了粵語的字書化，但這樣的可能世界只有一個，其他所有的可能世界都不是這樣。亦可能這個漢字完成了粵語字書化的世界，是非常難從我們的世界通達到的。而絕大部分粵語完成了字書化的可能世界，都不是由漢字領功的。我相信我們面對的道路鋪排就是這樣——要用漢字來完成粵語的字書化是非常難的，故此很可能那個透過漢字來完成粵語字書化工程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此外，就算它的確存在，我也相信要存取到那個世界，是一樣非常困難的事。換言之，要用漢字來完成粵語的字書化，是非常困難的。

而正正因此，籠統而言，粵語的文字體系是不健全的。我下文會再為當下粵語文字所面對的問題，以及要使用漢字來字書化粵語所面對的問題，兩者充分闡明。

但該事之前，先得處理下一種完全否定要有嚴格「字書化」工程的觀點。

## 「擺埋一邊」、「船到橋頭自然直」的約定俗成主義

有一些人或認為，這些全部都很無聊，也不應該搞。

他們不是說不需要字書化——我們在討論的觀點，是肯定粵語字書化工程的，但他們不認為需要刻意或有意識、有計畫、有設計，有組織性地完成這個字書化工程。說不需要字書化的人，可能持有一種「粵語是一種口語，他的樂趣在於其存在於口語的模式，根本不需要字書化」的取態，也可能是覺得「粵語是一種口語，本質上不配有口語」，更有可能是覺得「粵語不應該存在」等。但這個說不需要字書化工程的人，他不否定應有字書化，他只不過是認為這個字書化的語言演變不應有「工程」的成分，亦即他人粵語的字書化不應有由上而下，有大台，有中央機構，有人為策劃改造的系統性和組織性。他反對的不是字書化，他反對的是工程。

那他支持何等模式的字書化？

「約定俗成」彼曰之。

什麼叫「約定俗成」？

「約定俗成」，顧名思義，就是社會上不少的規則和行事規律成形的過

程。人類社會上有很多的習慣和規則，這些習慣和規則為何如斯而非彼，可能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沒有任何特別玄上的義理或釐順。這些習慣和規則之所以以其所可見的模式存在，只不過是因為歷史上有人互動時，大家的互動中衍生了這個的習慣模式，久而久之變成了習慣，繼而變成了規則。大家在互動中衍生了某種無形不直接的共識，繼而「約定」，繼而「俗成」。這個共識的產生是沒有中央或由上而下的指導的，而是一群人在行為上各自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模式辦事時，大家互相看見大家做事的方式，在此且可能在面對其他的因素時漸漸趨向一個（或一系列）的辦事模式。從某觀點而言，「約定俗成」的規則，其形成過程是非常民主的，且正正因為其民主和開放的模式引入了蘊含了眾人的智慧和對世界的理解。

多人不同的習慣變成多人共同的習慣，共同的習慣變成規律，規律再影響習慣繼而變成規矩，規矩規範著習慣，習慣就繼而遵從規矩，規矩有了規範力，就約定俗成了。

我們「約定俗成」所關乎的是語言上的習慣和規矩，但「約定俗成」的運作機理在人類社會上無處不在：我們如何在電梯上企立，是站在右邊還是左邊還是兩邊不站還是兩邊都站，這個習慣的形成是完全建基於「約定俗成」的運作的。何謂「禮貌」，又是另為一個例子。

如果沒有人為介入，自然語言中的所有部件和用法，都是透過「約定俗成」而生成的。確然，「約定俗成」一詞，來自荀子就「正名」的討論。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荀子·正名》

荀子在這裏說得非常精闢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東西的名字，也就是名詞，也可以引伸詮釋為語言的運作規則，如語法等，本身沒有固定不變的合宜。什麼是合宜，是由人共同約定而命名的，而約定俗成的就是適宜的了，於這個約定有別的就是不合宜的。而是由於約定俗成，人們用這個名稱稱呼這種事物，習慣了，就成為這種事物的名稱了。有本來就好的名稱，簡單明了而又不互相矛盾，這就叫做好的名稱。

但我們這裏要注意，「約定俗成」只是一個現象。「約定俗成」只是一個關乎語言習慣和規則如何形成的描述，其本身是沒有價值判斷的。「約定俗成」自己本身只是說語言的習慣如何形成，而就語言習慣應不應該透過「約

定俗成」而產生，「約定俗成」是對此無語奉見的。語言習慣應不應該透過，或應不應該只透過「約定俗成」來產生，「約定俗成」是沒有話說的。「約定俗成」只是一個現象，一個實然命題，一個對世界的描述，而不包含義忱，不包含應然命題或價值取向。

故此，認為粵語字書化應「約定俗成」，自然由之的人，問他為何認為粵語字書化應且只應遵從「約定俗成」，是不能召喚「約定俗成」來釐義其謬論的——這樣做是循環論證。

也許他會引述我上文就已經略略已道的來釐義其觀點並建設一謬論：透過「約定俗成」而形成的語言規則，因其衍生過程本質，必定蘊含了眾多人的語言、知智、理則等範疇上的智慧。也就是說，透過「約定俗成」而成的語言規則，包涵了群眾，還要是該語言的語言群眾，的智慧。所以這樣形成的語言規則，是最能夠滿足一個語言要滿足的語言責任的。故此，「約定俗成」是訂立語言規則最佳方法，任何其他具有人為刻意設計成分的方法，都沒有如此廣泛和完整的智慧，故此它們產生的規則都是次品。故此，要訂立語言規則，於其者我們粵語的字書化乃其中之一，就應該用，且只用「約定俗成」的方法。

這個謬論是「約定俗成」最強硬的版本。

我們得注意，這個謬論，是建基於幾個的前提和假定的，其中最重要之寥寥，包括以下者：（一）「約定俗成」的群眾機理必定會產生結論——「約」必終「定」，「俗」必終「成」，約、俗都必定形成最終且唯一的結論；（二）定成的約俗必然能夠滿足語言在社會中要滿足的要求；（三）定成的約俗之外，必然沒有更佳規矩。

這兩點，都不是必然真的。

我們看看以下的這一個例子：

我地比佢同我地返返屋企喇，好冇？

這個是一個非常普通、自然、非技術性的粵語句子，只有 14 個字（不計標點符號），但當中 6 個字的選字，都是有爭議的，如下：

我地比佢同我地返返屋企喇，好冇？（1）

有些人會認為這句子用的粵字，已經不符現時已經訂下的約俗規矩，反應寫為如下，方為符合我們粵語的約俗，故此正確：

我哋畀佢同我哋返翻屋企啦，好冇？(2)

這個寫法大家都滿意嗎？也未必，有些人會這樣寫：

我哋俾佢同我哋返番屋企啦，好毋？(3)

以上三者在現時的粵文中都有人使用的，而且為數不少。我們得留意，(1)、(2)、(3)三者不是自己自成一系的文字系統，而是在一個句子中使用了不選字的理據而已，也就是說，有不少人寫以上的句子，會從(1)、(2)、(3)，中各自選字繼而砌句子。

我[地/哋][比/畀/俾][佢/渠] 同我[地/哋][返/翻/番][返/翻/番]  
屋企[啦/喇]，好[冇/毋]？

無庸冗辭，這裏的用詞的字書化難說約俗已成。但我們更應注意的是，這些都是非常的普通和基本的粵語詞彙，如果這樣基礎性的和具有重大語法意義的詞彙都存在分歧，那比較少用的詞彙，就更加沒有機會透過參與民眾的語言使用，以讓眾人各自拋出自己的選字提案，並透過之後的民主語言競爭以產生約俗了。反之，如果這些這樣普通和基本，幾乎「原子性」的詞彙，理應經過多輪的民眾選字拉鋸，也未能產生約共識，「約定俗成」的成效不成疑才不理。

同時間，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以上的口語詞的字書化過程是已經經過「定約成俗」的民眾語文拉鋸，但已經過了過程卻沒有形成約俗，沒有結果。上一段的假設是，語文拉鋸的過程還未有結束，本段的假設是，所有有意義的語文拉鋸都已經舉行了。上一段是說，即使未來還有語文拉鋸可以生產新的語文約俗，我們都沒太多理由去有信心相信未來的語文拉鋸可以生產有意義且比現時更佳的語文約俗；本段想說的是，如果所有可以再生產或改動語文約俗的語文拉鋸都已經發生了，而我們面前的就已經是語文拉鋸「約定俗成」的成果，我們就可以看到「約定俗成」這個的過程是不一定會生產獨一無二的共識（約俗），甚至不一定會生產共識。

亦即，(一)「『約定俗成』的群眾機理必定會產生結論——『約』必終『定』，『俗』必終『成』，約、俗都必定形成最終且唯一的結論」這個命題，不必然是真的。



定成的約俗，也不必然能夠滿足語言在社會中要滿足的要求——也就是說，語言的約俗，不一定能讓該語言擔任社會中的語言責任。再換言之，「約定俗成」中的語言拉鋸機理，是可以產生不足夠的成品的。語言拉鋸的機理，是可以失職的。

這個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語言拉鋸機理中產生什麼樣的約俗，是視乎語言拉鋸的環境和內容是什麼。在某一個範疇中拉鋸得多，那按乎「約定俗成」的內裏理則，其成品就理應更為高質，數量越多。如果語言拉鋸忽略了某些範疇，那那些範疇的語言拉鋸產品就會相對貧乏。

問題是，「約定俗成」的語言拉鋸機理所發生於的範疇，往往都是社會的某些角落而已——是僅僅某個狹窄、非常有限的語言領域而已。為什麼？因為語言的最大群體是民眾，而民眾使用語言的範疇往往超不過自己的生活範圍。大多數的人不是知識分子，不是社會中的持勢份子，也不會討論思哲性的東西，不會討論文學、音樂、經濟、政策、哲學、法律、醫學、數學、藝術、電子工程——茲意味，民眾的語言拉鋸是不會涉及這些範疇的，亦即意味不會在這些範疇產生約俗，不會生產語言產品。清末民初的華人群，是不可能透過約定俗成的過程生產出元素表中的元素字的。

就算一種語言已經攻佔了這些語言範疇，有語言拉鋸，有約定俗成，我們還是要面對（一）的問題：有語言拉鋸，卻沒有定成的約俗。

另外的一個問題，就是定成的約俗可能質素有問題，導致它不能負擔他應負擔的語言責任。

一個好的例子，就是在還未經過梳理過程的明清官話白話文，我們當今用的「才」，是用「纔」，「的、得、地」是不嚴格分清的，「早」寫作「蚤」。

為什麼要在乎這些語言範疇有否生產品？因為這些語言範疇，才是經濟利益和文化實力之所在。經濟利益和文化實力之所在，就是語言的命根所在。沒有經濟和文化實力，一個語言就只不過是市井方言而已，死也無人哭。

那要發展語言，除了約定俗成之外，還有什麼發展語言的手段？有什麼語言手段更佳？

這個問題有一些誤導。我在乎要證明的，不是約定俗成必然必行，也不是說約定俗成之外的語言發展手段必然智慧高明、產品高質。茲意味，我們不是要也不需清一色排除約定俗成的語言發展品。我們所需要的，是一股願意且勇於在適當情況改造語言、語文的有意識人為語言設計。而這個有意識

的認為語言設計工作思維，不但包涵有意識有選擇地梳理和篩選語言約俗的精神，其精神更重應有一種大膽創造、開天闢地、甚至無顧約俗為語言發展奠定基礎的膽量。

如果我們希望一個語言的發展，可以滿出到我們某些的政、經、文、科、社等範疇的發展要求，就不可以任由語言透過「約定俗成」幾乎隨機的運作機理來生產我們需要的語言部件。就算約定俗成了，也不應該不問細節將錯就錯。這樣的「擺埋一邊」、「船到橋頭自然直」的約定俗成主義，不外乎乃打如意算盤而已。

既然約定俗成不是語言發展的金科玉律，其產品既無必然優越性，其運作理則亦無道義上合義強制我們遵守的限制力，「約定俗成」就只不過是一個參考而已。他可能依然是一個很好的參考，要推翻其成品也可能有（非常高的）成本，但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必然地禁止我們去無視無顧其者。

但顯然，我們更沒有必然性去推翻所有或任何地語言約俗。顯然，如果我們要推翻一個語言約俗，最好——甚至必然——要有好的原因，也就是說，要推翻語言約俗，其語言約俗當有其一定的弊病，且有可取且不差與被推翻者的替代方案。茲意味，就算理則上語言約俗可以不完美，也不理則上意味我們現時的粵語語文約俗需要改造或推翻——因為不見得粵語語文約俗為何。我們不難想像，真的有人會很真誠地相信粵語語文的發展沒有大問題。他們實在大錯特錯。現時的粵語語文（不成系統的）運作，非常不完整，非常有待完善。茲等工作規模龐大，困難眾多。我在此略略（不系統性地）描述一下幾個最為嚴重和明顯的問題。

## 所謂的「有音無字」：預先處理概念問題

講廣東話的人自曉說話寫字，就已經知道「有音無字」的現象。「有音無字」、「有得寫」所描述的，就是口頭上的「音」，在書面上沒有「字」。

其實這個描述是隱藏的陳述偏誤。首先，稱我們口頭的語碼為「音」，過分貶低該「音」的語言地位——畢竟我們很多粵語中的口頭「音」不是沒有語義。即使我們難以清除道出其實質語義及其當中的微妙，該「音」也不是沒有意思的。稱之為「音」似乎有點不公平。我們故此再次改稱為「語」（嚴格而言「語素」或「語碼」更為正確）。

「無字」這個說法有點含糊，也有點不夠廣泛。「有音無字」中的「字」，就是指漢字。而「無字」，一般是理解作「漢字體系中沒有合乎該『語』之音且所指之義的字。」

但實質操作上，「無字」所覆蓋的情況遠多了。但要清楚釐清當中各樣的情況，也許得要放棄「有音無字」這個不太精準的描述。要籠統概括我們要描述的情況，也許「語無書案」更為合適。此「書案」解「書寫方案」。

「語無書案」這個現象可能是指口頭上的詞彙，完全沒有任何寫法。截止2019年10月，相信這個情況在香港的粵語群體已經不復存在了。即使現時很多的粵詞沒有公認、受認可、有約俗的漢字寫法，坊間也可能有一籃子的漢字書案。沒有漢字書案，坊間也會有某些可能依靠「火星文」（沒有系統直接依靠英拼直覺的拉丁字母拼音）。就算沒有火星文，粵拼的存在也理論上消滅了一個粵詞完全沒有方法在書面上存在的可能性。明顯，當今之世，如果要寫一個粵詞，所有的方案都沒有出路，寫粵拼也可罷。所以，「語無書案」最極端最全面的情況，已經不存在了。筆者讀小學的時候，「語無書案」、「有音無字」的情況還可能存在，筆者父母一輩讀書的時候，此況也許更甚。但現在，此況已經不存在了。

這當然是一個對之前為之好的情況，但不是一個我們可以讓我們安享晚年的狀態。

現時粵語書寫面對的問題罄竹難書，也很難做系統分析或分類。我們會認為也許有分類就可以清楚一些，但困難之重在於這些問題很多時候是重疊出現。如果關注如何分類，強行要建立一個互斥共耗的描述框架就又點本末倒置了，誤處費神。諸多方案，候選書案眾多，一語多寫

粵語與其他字書化過程未完成的漢系語言一樣，其語文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有很大量的詞彙在書寫時，要不是沒有書案，就是書案眾多，一語可多寫，任君選擇。

寫粵文的用字，要找一個完全沒有爭議的，真的極度困難。有些人說「佢」基本上沒有人挑戰其寫法，其約俗已經明顯不過。但這樣的例子真佔全部粵字的極少數，「佢」之外可能就是「係」，除此之外基本沒有約俗明顯的粵字。要充分領會茲處所關書案多樣性，我在此看看幾個例子：

- 啲：啲、的、o的、D、𠵼、滴（大陸）
- 嚟：嚟、黎、蒞、來、唻、徠

- 嘅：嘅、既、o 既、
- 喺：喺、係、系（大陸）

注意，以上的四個例子的第一個選字，理論上就是約俗之選，也就是民眾語言拉鋸的眾望所歸者，也就是約定俗成，自然演化的公認品。

注意，這些都是虛詞或具重大語法作用的詞語。試想像，如果這些詞都已經這樣，那比較少用的詞，面對的寫法不一，會是何其更加嚴重呢？譬如以下者：

- 傾計：傾計、傾偈、傾蓋、譬欸、譬偈

有一些口語詞，除了按照英語拼音邏輯拼出來的書案，就基本上沒有漢字寫法，就連建議也沒有，或其建議非常不為人知。這些詞，有些可能是粵語本有詞（可能是底層的壯泰詞），有些可能是外語引入（但來源語不明），有些則不知道從何而來：

- Hea (he3), Chur (coe2), High (hi1), Wek (wek1), Kwaai (kwaai4)

Hea 跟 Chur 都是現時大學的流行語，但基本沒有漢字書案。我們部分網上討論者倡導以「迤」或「迤」寫。陳凱文則認為，「Hea」的本字不是「迤」字，而是「憇」或「偈」字，讀音則是來自圍頭話。其他的意見則認為「Hea」的討論不能脫離「pea」詞，因為其意見認為兩詞為同源詞，故此書案應該統一，而書案應取「pea」的「本字」書案而非「Hea」的書案——這個本身又成一個巨大的辯論。Chur 就基本上完全沒有漢字方案，連建議都沒有。

「High」一詞顯然源自英語，但粵語群體基本沒有漢字書案。大陸的普通話群體普遍以「嗨」這個擬聲詞來書寫，但香港講粵語的幾乎一致反對。

至於「wek」一詞，又寫「wet」，意思解「出去玩」、「出街蒲」之意，特別是指夜晚到煙酒風流之地花天酒地、男歡女愛。例句：「我哋今晚出去老蘭 wek 個夠！」「wek 得多因住傷肝傷腎呀。」但這個詞完全沒有任何初步的建議漢字書案。

「Kwaai」即係指人「行為不端」，但至於寫法，完全沒有初步建議。而因為沒有寫法，本來已經數量少的粵語文學作品更加少使用這個詞，加上口頭語言變化，沒有書面紀錄來勾起新一代粵語人的語言記憶，這個詞就慢慢消失了。

某些特別存在於某些社區的社區詞，此種完全沒有漢字書案的「有音無字」情況更加嚴重。筆者讀書時，不少的香港傳統殖民男校，都不約而同共有一種的虐戲的文化。其形式可能按校而異，但基本上都會牽涉一大群男生把一個要被虐戲的男生抬起來，然後針對搞他的衣服、或胯部。英華書院稱這個行為為「corn 人」（沒記錯應源自「Happy Corner」），男拔稱之為「wag 人」，喇沙則稱其者為「M 人」。這三個詞完全沒有漢字書案，也不可能有所謂的「本字」或「正字」。

## 假借、訓讀

民眾不是不知道粵語有大量可以籠統稱為「有音無字」的情況，所以民眾智慧也不是沒有對策，而通常的對策，就是使用假借字，「逐個逐個」字補上文字。

「假借」，就是借音不借義，或更廣義而言，就是先考慮音合符與否，再考慮義合符與否。

以下均為假借書寫的例子：

- 「saa li lung cung」：saa4 li1 lung6 cung3 ——沙呢弄銃，沙哩弄銃、撒哩弄慾、傻裏愣沖
- 「kick lick kaak laak」：kik1 lik1 kaak1 laak1 ——號礫緯嘞

而部分假借的字，亦出現了某種的訓讀現象。也就是說，被假借的字，讀音不是完全符合要透過假借來字書化的口語，但儘管如此，依然選擇使用次品字。例子有：

- zaa2（你好 zaa2 啊！）——渣 zaa1
- n/laa5 zaa2 ——哪渣 naa5 zaa1、嗱渣 naa4 zaa1
- king1 gai2——傾計 king1 gai3

例子相信還有很多，暫且不詳論。

假借不是一個本質上有問題的字書化手段，反而是漢字（乃至全人類文字）發展最為重要的手段。的確，假借是形成假借字、形聲字、乃至拼音文

字的必要手段和必經歷史階段，也就是說，沒有使用假借，就不會出現真正的假借字（假借義代替、吞噬、掩蓋了本義的字），也不會出現形聲字，也不會出現拼音文字。這道理和機理，東西方皆有史證。誠然，此等發展和演化現象，在我們眼前的粵文發展中，正在發生。

但假借這個手段，不是說單靠使用就會產生假借字——假借字是約定俗成的錯字，沒有約定俗成的嘉許，還是一個錯字而已。而當一個字被當作為錯字時，他是被視為一種其身帶疾的存在，而他存在於的文章也因為該錯字的存在而牽連受罪。簡單而之，就是如果一篇文章裏有「錯字」，整篇文章不管多好，都得降階一等。此等準假借字所帶有的問題，在正式嘉勉為「假借字」之後，就不會存在，因為其字的本義被遺忘，群眾再無法秉持著其字的本義來控訴新用法的不雅、不傳統、或為其字扣上諸如此類的罪名。但這意味，一日其準假借字還是準假借字，負面影響就一日存在，而假借字所帶來的字書化益處就不一定充分有效。要攫取到那些的益處，就得攀過高山，到另外一邊去。而這個攀山以得桃花的過程，是漫長、困難、且路行百里半九十。是很難的。

## 擬聲字泛濫

正正因為以假借來用字不符漢字文章的美感理則和其他理則，群眾就不謀而合大量地大量地把假借字加上辨識邊旁。這個就是以上攀過高山以攫取山後桃花的行為。有些的，甚至不經過假借的過程，直接創造或採用形聲字來解決字書化的問題。形聲字的運作模式，就是找一個聲符來標音，再找一個意符來暗示或指導其字概念上所牽涉或關聯的東西，繼而讓讀者透過聯想而騰出其義。但很多時候，有些口語詞難以連上一個可以符合上述運作理則地意符。這個時候，就可能逼不得已要透過假借，並讓使（又讓又使）其假借之字變成為假借字。虛詞就是取此法來書寫的詞語一種，故此很多古文虛詞，都是假借字：而、其、爲（為）、於、于、則、所、與、何、誰、矣、乃、然、若、及、焉、因、且、夫、在、哉、將、苟、耳（爾）、諸、之、乎、者、也，等等。甚至當代白言文的虛詞，很多也是這樣：和、的、得、地。但如果沒辦法完成假借字化的過程，或大眾覺得我們今天就要用字，假借法用之太過像寫錯字，但又無法等到假借用字變成為認可假借字，但又無法透過形

聲字為聲符配上概念上匹配的意符，那他們就會走擬聲字的道路：為聲符旁邊加一個「口」，示意該字為口語詞。

擬聲字是形聲字的一種，而所有的擬聲字都是口字旁的，但不是所有口字旁的字都是擬聲字。

- 擬聲字（古文）：噫、嗟、鳴、呼
- 擬聲字（官話、白言文）：嗎、吧、呢、哪、咯、唄、嗨、啊
- 擬聲字（粵語）：囉、嘅、個、唔、啲、嚟、啲、咁、噉、响、呢、啦、喇、咁、啱、咗
- 不是擬聲字：咩、嚇、吃、唱、吹、

擬聲字是民眾面對語文發展不全，且沒有中央計畫機構引導梳理問題，只好自己來的沒辦法中的辦法。但是擬聲字是一個不全的辦法，一個極度不完美的辦法，終歸還是一個沒辦法中的辦法，亦在部分的民眾智慧中只不過一個過渡性方案，也許一旦有良好的代替方案，就會摒棄擬聲字改用之。

為什麼擬聲字是有問題的？因為擬聲字在漢字語文中的地位是低下的，是口語文的文字表現，是口語的象徵，是作者只懂口語不懂雅文的表示。而一篇通篇擬聲字的文章，就是一篇沒水平、沒修養、沒文化的文章。而一個其語文大量使用擬聲字的語言，按照這個邏輯就必然是一個差劣不濟的語言，就算不是絕對性地垃圾，也不可能跟已經拜託且去除了擬聲字的語文相比其地位。

也許這一點在一個寫粵文已成習慣的香港人眼中，有一點荒謬，甚至侮辱，但只要看多幾個例子，我們就會發現，擬聲字在我們觀感的低劣性，是自然而生的。這個低劣性，是生自於所有漢字語文必有的理則，不關該漢字語文所書寫的語言的事。香港人之所以可能會不認同這一點，只不過是因為他對粵語有特別的情懷，蒙蔽了他觀點，防止了他看出他本身會認同的觀點。

一個可以有效地證明擬聲字語文地位低劣的例子，就是「咱們」的「咱」。香港人寫建基於普通話的白言文，但基本上永遠不會寫這個「咱們」。永遠不會。

而擬聲字另外一個的問題，就是筆畫必定繁多，此下文再論。

## 「本字」、「正字」

有些參與競逐「約俗」遊戲的，被稱為或自稱為「本字」、「正字」。

這些字的「本字」和「正字」身分可能是從某種的粵語文字考究而斷定出來的。而某程度上，「本字」和「正字」的出現是滿足了大眾粵語字書化的期待，亦符合漢字語文的運作理則。前句之釐義在於粵語群眾明白可能今時今日粵語的口語寫不出來，所以就暫時先使用某些語言約俗的推薦書案，到進行相關工作的知識分子把本字和正字考究出來之後，就會轉用本字和正字。後句之釐義，則在於這樣「等本字正字考究出來，然後我們一起改用本字正字」的邏輯，是符合漢字語文的。漢字語文的一大運作理則，就是假定了口頭語言跟漢字是有（幾乎）一對一的對應的：每個口語詞都有其適合的漢字對應，而我們書寫就必須用該漢字對應，否則就是寫錯字。這種的「等考究出來主義」就是「我們現在先寫著錯字以應一時之需」的想法。

我們先不討論「本字」和「正字」和這個考究本、正字的方法，稱之為「本字考」，的方法論問題（methodological problem）。我在這裏想討論的，不是這個方法的方法論理論問題，而是透過這個方法生產出來的字在約俗競爭拉鋸戰中的互動模式，以及這些產品字與「等考究出來主義」的互動。

「等考究出來主義」不是一個主義，不是一個有條理、有系統、有核心代表思想的思想，而是一個不浮於表的大眾潛意識共識。也就是說，只是一個虛無、瀰漫的語文沒有威逼力的語文共識，有別於寫錯字會千夫所指的這些背後有威逼力和支持的語文共識。而正正如此，就算有所謂的「本字」或「正字」走出來，「等考究出來主義」中的蘊涵後件也往往不被成就——也就是說，即使有人走出來說斯斯等等為「本字」、「正字」（姑勿論其標榜之字是否確實為該口語之本字或正字），粵語群眾也未必改用該字而放棄本來的暫時替代字。

而因為如此，這些所謂的「本字」、「正字」在約俗競爭中，其「本字」和「正字」的頭銜發揮的作用有限，無法平息約俗競爭，導致他們只好抒尊降貴，一齊於其他已經參與約俗競爭已久的其他代選書案鬥爭。這不是說他們的「本字」和「正字」名銜一文不值，在這個競爭中沒有為他們提供競爭優勢。我欲道出的是，如果一個「本字」和「正字」要與其他代選書案競爭，就證明了在當時當刻，該「本字」和「正字」並沒有得到語言大眾的約俗加



晃或認可，所以才要繼續證明自己值得其「本字」和「正字」的身分。

為什麼他們這些「本字」和「正字」面世時，粵語群眾沒有履行承諾，放棄民間的暫時用字而加冕這些「本字」和「正字」呢？為什麼粵語群眾大部分都認可「等考究出來主義」，卻到要履行承諾時則反口？

顯然，粵語群眾不是一個單元一首具某種系統性相議能力的群體——粵語群眾不是一個公司或國會。所以，當一個「本字」和「正字」面世，儘管它沒有稱霸，也可能有為數不少的粵語選擇使用這個「本字」或「正字」。

一個「本字」和「正字」無法稱霸，沒有名正言順成為「本字」和「正字」，除了是因為那個最明顯的原因，沒有官方機構或職權强行推廣並統一其使用之外，很多時候是因為根本該「本字」和「正字」有些問題，導致粵語大眾難以立刻接受並加冕。

而的確，所謂坊間或學術界考究出來的「本字」或「正字」，問題多多。可能是學術考究方法可商榷甚至無可信納，又可能是因為其考究出來的字不適合使用之需。可能是因為難寫或在電腦上難輸入，可能是因為約俗共識已經降於某字之上，而所謂「本字」或「正字」來得太遲，不受歡迎。

這些問題相信不構成一個互斥共耗的分類系，但儘管如此，我們在此描述幾個這些「本字」或「正字」經常呈現的問題。

其中一個「本字考」要面對的自身問題就是，透過「本字考」而產生或得出的「本字」或「正字」，不是一個，而是很多個。那當然，一個進行本字考的人，他得出的「本字」或「正字」理應就只有一個，但問題是進行本字考的人得出的結論不一，導致市面上很多「本字」或「正字」。

我們姑且看看「閉翳」一詞的「本字」分歧：

人	認為「閉翳」之「本字」	出處
彭志銘	𪗇𪗇	《廣東俗語正字考》（2009）
陳凱文	「𪗇𪗇」較為可信	《《本土新聞》講乜「閉翳」？》
曾焯文	𪗇𪗇	
詹憲慈	𪗇𪗇	《廣州語本字·卷十九》（1924）

表 2.1: 「閉翳」的「本字」的公婆皆有理

這裡還未包括所謂的嚴格學術研究——但這個也不太重要，因為在學術期刊中的正字研究，根本不會為粵語群眾所接觸。能擺動粵語群眾的用字習

慣，能宣稱粵語正字本字是什麼什麼的，大多是網上的文章、博客、影片等等。姑勿論其學術可信度，如果他們能有影響的都沒有共識，那當然粵語群眾也不可能按照他們的意見改用。

可能正正因為這些所謂的網上本字考不專業，學術手法可疑，所以他們結論的所謂「本字」才會亂七八糟。此現象很明顯在暗示所謂的本字考有根本性或系統性的方法問題。如果本字是存在，且可以考究出來，那同樣的口語，且同樣的材料，可以得出多如群星的「本字」或「正字」？

本人不打算在此詳列這些坊間本字考，甚至嚴格學術的本字考的學術手法的問題——其一因為本人能力不及，無而有據批評。其二是因為錯誤或考究手法之荒謬因人而異，因為他們本身的考究手法都是家家自說，要系統性地駁斥他們的問題，工程龐大卻意義甚微。況且，網上有不少有識之士已經道出坊間大有市場的所謂正字說家，學術手法嚴重不妥。其中由九座樓主於《聚言時報 Polymer 月刊》大力批評曾焯文、彭志銘等人的「粵語正字研究」的文章，本人覺得寫的不俗，雖用詞強烈，文風帶有惡意侮辱評擊之氣，但學術方法上的批評有理。陳凱文對曾焯文就「閉翳」一詞的正字研究的批評，也不錯。其中，九座樓主一篇被港語學轉載題為《香港粵語「正字亂象」初探》的文章，就非常精密謹慎討論了幾個所謂本字考的「本字」背後嚴重的方法謬誤，值得一看。

但儘管這些學界或坊間的本字考學術質素非常可疑，不意味他們的建議用字用不應採納。他們考究的學術質素有問題，只能夠讓我們合理地質疑該字稱之為「本字」以及他們堅持稱該些字為「本字」的這個行為，但我們用不用這些字是沒有關係的——除非，我們選用一個字與否的唯一或壓倒性評核標準，就是該字是否本字。但我們應否以本字為選字標準，跟這些字是否本字，研究本字的方法的利弊，是沒有任何邏輯關係的問題。研究一個口語詞的本字是什麼是一個語言文字問題；本字考的研究手法優劣利弊可信性等，是研究方法的問題。而採不採用本字為口語詞的書案，是一個語文發展的問題。我們是理則上可以無視本字考的研究結果的。

我們會之後賦予大篇幅去討論「本字考」的理論基礎、價值基礎，以及方法上的問題。

## 語素與文字關係混亂不堪

我們語言中的語素，是會重用的。這個是很明顯的事實——而文字是應該（一定程度地）反映到這些語素，和讓人辨認到他們的存在，並讓人認清到該語素如何知會不用單詞的詞義，以及當中詞義構建的邏輯。

一個語素，就是語言的粒子，原子——我們要在字面上反映這個原子的重複出現，要讓人從文字上辨認到該語素的身分。這就是因為為什麼純拼音字符系統，如國際標音，沒有可能成為任何一個語言採用的文字系統。國際標音完全忠於表音，但所有的文字系統，包括拼音文字，其設計且運作理則都是有且要有表意成分的，否則用起來表示的就只會是音素而非語素，而這樣做一套文字就不能勝任一套文字系統的職責。所以，「文學」「文字」「文章」「文風」「文職」「文青」等詞都要用「文」這個字而不可以用「蚊」「紋」「攷」「問」「聞」等其他的字，而英語乃至西方諸語言儘管其拼音不盡完美，詞的串寫也不能完全按照發音，因為要反映字根和詞與詞之間的關係。語素的關係要可以看到的。

那當然，有一些原本同源，有同樣詞根的詞，可能因為語言發展互動波浪或沒有理由的過程中流失了書面上語素的呈現，更受民眾之選擇而約定俗成，習訛成是。語文中是有很多此等的現象的，但如果習慣已經根深蒂固，一般都不會輕舉妄動，動輒大改特改。

但粵語現時的情況是約俗尚未定成，更沒有中央的權力機構去執行語文規則。粵語語文只有大量正在於約俗競爭場中鬥個你死我活的推薦用字——他們不停嘗試說服粵語的用家，他們才是某個詞應該寫的字。問題就是，很多次的語素，很可能是同一個語素，或我們應該把他們（人為地、主動地）視之為同一個語素。但多如繁星的字，不管這個發展語文應有的考慮。

那當然，在其他語文已經比較發達的語言，如英語、法語、燕語，語素的辨認已經很容易很清楚，這是因為他們的語文已經達到了一個可取可接受的標示程度。而語言學家，能夠透過當今語文、舊時文獻、以及其他語音發展來辨認語素的身分和發展過程。但粵語的語文現在很亂，根本不能稱職地為語言學家提供英、法、燕語等語文所提供用來辨認語素的語文理則。如果這樣，我們要辨認語素，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我們的語義直覺。這個意味可能辨認的過程不科學，結論不一致。此外，更重要的是，可能按照嚴格語文技

巧和理論而得出的詞義和詞源分析，會得出一個跟我們現時大眾語言群直觀不一致的結論。如果面對這個問題，就要有選擇——而這個選擇可能不是也沒有可能是建基於所謂理性、非肆意、有證據基礎的考慮，因為這些所謂客觀的因素，根本不能都提供我們如何選擇的引導。

現時粵語發展市面上的選字，就是有很多出現了這一種不在乎不顯明語素關係的候選字。這個現象可能幾種的形式出現，包括「語素異寫」，「合多為一（異素一寫）」，「孤字」。而這些問題則可再繼而導致語素產詞能力的驟降。

，就會出現「孤字」的情況，也就是有一個字，除了在一個詞裡面可以用，有用武之地，在整個語言中就再沒有使用的詞彙。沒有這麼嚴重的情況，就是可用這個字的詞，數量非常低。

這裡是同時間說了幾句話：

- (1) 語素異寫：同一個的語素，在不同的詞中配字不同。
- (2) 異素一寫：不同的語素，以同一個字來寫。
- (3) 孤字：其語素配字生僻，或其語素本身已處於瀕臨獨死邊緣，故此配字生僻。
- (果) 繼而導致有些語素，產詞力極低，或其產詞力下降。

顯然，(1) 和 (2) 是互斥的，而 (1) 可以導致 (3)，(3) 的解決方法乃 (2)，但 (1)、(2) 均可導致 (果)。

有些語素，之所以產詞力極低，原因可能很多很複雜。而我們都字書化工程是應該嘗試改善這個問題的。也就是說，我們的字書化工程是應該儘量使語素的產詞力和語言活力提高。當然，一個語素當初之所以產詞力低，很大機會不是因為文字出現問題——畢竟這些產詞力低的語素，很多本身就沒有書案，沒有書面存在。所以，很多時候語素本身的產詞力低，本質可能是語言的問題——可能是因為該語素產詞力本質上低，但亦可能是因為時移世易，語素的含義於語言大眾的記憶和理解中變薄弱化，語言大眾變得不懂如何使用。無論如何，如果有適當的書案，語素佚沒於時光長河的機會，就會大大降低。因為，有適當的書案，使用且自由組合該語素以生產新表達的機會，增加了。除此之外，當然就是因為有了書案，我們對該詞的記憶和了解

就必然強化提升。但有書案並不必然意味語素的活化。書案要適合，要有助於語素活化的書案，才可以扶持到該語素的活化。

## 語素混亂：異素一寫、合多為一

試問，「專登」和「特登」中的「登」，是什麼意思呢？還有什麼的詞可以以這個「登」來組詞？

相信就算是香港人，對著這個問題也十問九不知，個個口啞啞。之所以出現這個現象，是因為我們的文字系統沒有把這個「登」的意思表明出來。但這個情況還算可以，因為我們至少已經有了一個書寫方法，儘管這個「登」基本上於「專登」和「特登」中只是一個假借的存在。我們只要耐心等待粵語學家分析研究，判斷到這個「登」的意思，然後等他們把這個義項放到字典裡，這個「登」的健康就要保障了。

但很多粵語詞問題不是沒有字，而是其詞的組成語素的書寫沒有連貫，導致原子化。原本是同一的語素，或應該是非常相近，或瀕異化的語素，因為字選不妥的原因而導致家散各地。把「專登」和「特登」的兩個「登」寫成為兩個不同的字，就是「語素異寫」的情況。試慮以下句子：

- 你好渣 zaa2 啊！
- 黎！黎碗哪渣 zaa2 麵！
- 佢正人渣 zaa1！

這三個的「渣」都是以同一個字來書寫，但很明顯他們的其實是代表著不同的語素。不同的語素以同一文字來書寫，就是「異素一寫」，而「異素一寫」就會促進「合多為一」。「異素一寫」也自然和可理的存在於語文當中的，譬如「老虎」「老鼠」的「老」跟「老人」「老母」「老頑童」的「老」就是「異素一寫」。有時候之所以有「異素一寫」，是因為那些一寫的異素本來是同一個語素，但後來語義漸漸分化，文字卻未能追上，結果出現異素一寫的情況。

異素一寫，是會有合多為一的效應的，也就是說長期以同一個文字來書寫的語素，會漸漸內涵義項趨同。異素一寫，本身就是嵌入函數，是一個把存在於口語的複雜性簡化犧牲的嵌入函數。簡體字用家因為一簡對多繁，而

導致使用繁體時出錯，不是單純因為不懂繁體字的字符，而是概念上出現了簡化。當「王后」寫成為「王後」，當中所牽涉的現象是「后」「後」二概念合二為一。繁體字的人可能理解「后」為「Queen」，「後」為「前後」的「後」，而「后」、「後」兩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簡體字的人則只有「后」，故此「皇后」可能是要理解為「皇」之「後」所以稱之為「后」，「后」(Queen)的概念本體性質變得建基於「後」至上。又具民國初期部分思哲份子把「的」「底」分開的主張。這個主張最後失敗了，不成通用文字約俗，但連帶把「的」「得」「地」的分別用法則存活下來，而他們三者所負責的語法和概念分別作用變成了我們下筆字思時的良好和必要框架。反之，「的」「底」之別則因異素一寫而滅亡。同樣道理，如果「咁」「噉」兩字異素一寫，粵語人對「咁」「噉」所承載的語法概念很可能會慢慢漸趨模糊。茲不意味異素一寫本質上是一件必然壞事。異素一寫其實是我們人類語思能力為了在有限的能力下，處理過量數據而自然衍生的簡化方法。但問題是有時候沒有策劃的異素一寫，往往只能方便一時，後續才麻煩纍纍。故此，那些異素合於一寫，是一個安排思維組態以達至思維效益最大化的問題。而某些程況下，異素一寫是應當的，但問題在於現時間不少的異素一寫是問題多多。

## 孤字：缺乏連貫性，無可語素化，難記難用

無論是學界或坊間的本字考，都會很多時候衍生「孤字」。這是因為本字考是字本位思想，而不是詞本位，更加不是口語本位思想。從字本位出發，只不過是單獨地處理個詞語中的語素的字書化而已，而不是處理一個語素網的字書化問題。加上不同的人對本字屬耶往往各執己見，語素異寫就變得容易。而語素異寫的後果，就是產生「孤字」。

- ngaa6 zaa6：掙拚、脛膾、齟齬

問題是，上述三者坊間的寫法，都是「孤字」——除了這個詞會用這兩個詞之外，就不會使用這兩個字。

一個詞出現「孤字」現象，意味該詞距離死亡不遠。快要死的可以救，可以活化。但如果死了，要做的就不是活化，而是復活——復活是比活化難很多的。字書化工程，必須防治詞彙死亡，而其中一個可以做的，就是把快要

死亡的語素，跟活力尚好且意思相近的語素透過書案掛鉤，移花接木，偷精養神，防治詞彙死亡。當然，這個某程度上是摧殘蹂躪兩者語素的本義的，而上文「渣」、「苴」均寫作「渣」就是一個值得批評的例子。故此，這個語素透過文字「合多為一」的手段，是危險的，不應肆意亂為。但儘管如此，不意味應該全面廢除此方法。如果口語語素長期具邏輯連貫性的用字（書寫方案），該口語語素的意思就會於其時段失去文字載義的承托，只能依靠語言群眾的自然語感來承托其意思。而這個不是以良好的安排，多助必定勝於寡助。如果單純依靠自然語感，沒有龐大的語言機構或文字系統在背後作支撐、支援，和紀錄，該語言的發展模式極其量且論其臻況，也只會是語素生死守恆的語言——這隻語言不是存在於一個可以累積前人智慧能力最大化的模式。這樣的語言，在我們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幾乎必定死亡。

當然，我們也應該努力使用出現「孤字」現象的語素來生產新詞，而絕對是可能的。就是是聯綿詞，也就是雙音節衍聲複詞，也可以生產新詞的。「尷尬」生產出「老尷」、「尬聊」、「尬舞」等，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 選字結構、筆劃、美感有問題

有很多的粵字，包括所謂的「正字」，正在競爭中的選字，還有已經被選用的字，都有結構上的問題。我不會建立一個互斥共耗的分類系統，但我可以指出幾個的例子。

粵文中使用的擬聲字，使整個粵語語文都出現了一個書寫的問題。絕大部分的粵語語氣助詞都用擬聲字來寫，而語氣助詞有龐大的語法和語義地位，故此經常出現。但問題是，擬聲字的筆畫都很多，加上全部都有「口」字旁，迴筆繁多，造成書寫的麻煩。我們可以看看以下的語氣助詞做參考：全部都是超過 6 劃的。

嚟	28	囉	22	嚟	18
嚟	18	嚟	15	嚟	14
嘛	14	嚟	13	嚟	13
嚟	12	嚟	12	嚟	12
嚟	12	嚟	12	嚟	12
嚟	12	嚟	11	嚟	11
嚟	11	嚟	11	嚟	11
嚟	11	嚟	11	嚟	10
嚟	10	嚟	10	嚟	9
嚟	9	嚟	9	嚟	9
嚟	8	嚟	8	嚟	6

這個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現時粵文非常依賴擬聲字來「填窿」和來寫具有語法意義的虛詞。

那當然，我們可能會覺得，我們當今的世代，都已經不再用筆書寫了，多筆畫有什麼問題呢？我認為，雖然我們現代社會絕大部分的書寫都已經是透過電腦輸入，我們也不能無視手寫的作用和地位。畢竟，在一個粵文通用的社會裡面，想必考試時會用粵文的——是要手寫的。除了出於考生手寫字辛不辛苦的考慮之外，我們要知道，如果具有重大語法和語義意義的粵語語氣助詞全部都筆畫繁多，會發生的就是手寫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減少語氣助詞的使用。他們可能會透過摻合白言文和文言文於主體上是粵語的文章當中，使粵文三及第化。三及第文體沒有問題——三及第文體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文體，問題在於想寫粵文的人，因為粵語語氣助詞筆畫繁多的問題，結構上潛意識地被迫或被趨使三及第化。也就是說，寫粵文的成本因為筆畫的問題未受解決而被提高，導致白言文和文言文的可寫性顯得相對吸引。此外，因為粵文中的語氣助詞因以上的種種問題，以及因其生之之機理而於語文用家寫文章，斟酌字句的微文體之問題時受屢屢不選用之壓。簡言之，粵語的語氣助詞要寫這麼麻煩，倒不如用文言文或白言文接近的詞句或來代替好過。試想想，如果你身處明清，想寫一篇白話文小說，但當時的白話語文共識是「才」寫作「纔」（而當時你是沒有寫「才」不寫「纔」這個選擇的話），你也會情不自禁受手倦所逼，改用精闢的文言。所以，清末民初的白話改革，把



很多多筆畫的舊有白話字改用。又想像一下，作為一個粵語人，寫「我嚟喇」同「我來了」，孰者為易？也許你覺得一兩個「啦」、「喇」、「囉」多筆畫沒所謂，但對著複合語氣助詞如「㗎喇」、「㗎囉囉」、「㗎啦吓嘩」，則理直氣壯難矣。這個是非常嚴重和具破壞性的寫作現忱和意忱，倘若於某些人演化成為寫作的義忱更為大事。原因眾多，其中著包括：一、原生粵語的語法因為書寫的困難，儘管理論上可以字書化，最終也沒有字書化。因此，語法沒有變成文法；二、承一，因此，粵語的語法沒有透過文字和語文紀錄和留下自己的語法，變相化粵以文得永生之效為烏有；三、承一，專屬於粵語的語文始終沒有成形，助長言文分離；四、由於本身粵語人寫作時，儘管他整體意志上是決定了使用粵語，想寫粵語語文，他實際操作時，卻主動以文言或白言來代替原生粵語的部件。這個寫作習慣會對該粵語人的口頭語言做出反方向的改變，也就是文字逆向駕馭統治口語的情況。茲必導致文言白言改造，甚至侵蝕原生粵語的問題——這個現象最嚴重的終極後果，就是粵語與官話趨同。粵語在詞彙和語法上都向官話和官白靠軌，使粵語演變成「藍青官話」，融化其獨特可辨之身分。這個藍青化現象，已經開始了很久。茲亦乃為何大陸人看黃毓民立法會演講可略懂一二，但梁天琦的粵語卻懵然不可懂。

至於美感上的問題，我這裏多快好省地引用一下我數年前寫的文章《淺論粵字發展方向》中的一段文字。雖然我與當年寫這篇文章時依稀比較靠攏本字考的觀點已經偏離，甚至已分道揚鑣，但這一段，還算包含著我對粵字選字美感問題上的一些看法。我要引這一部分的用意，是要闡明和列例粵字美感有問題的現象：

但普遍通行於民間書信文章和官文的漢字來來去去不外乎三千多個，而這三千多個漢字的結構比其他異體字較為工整有規律。「灕」字是形聲字，「氵」（水）為形，「隨」為聲，但兩者結合後形成了一個又「水」部，又「邑」部，「辵」又部，一女嫁三夫的怪物。我們寫字時要辨清其字的結構，工整地在一個方塊空間內安排不同筆劃，寫出來的字才會美麗。同時間，列印讀物的字體亦要符合茲等原則，讀者閱讀才會舒服暢快。要寫「灕」字以符合漢字書寫的空間原則，一就拆為「氵」、「隨」兩部分，其面積比例一比二；二則拆為三個面積相若的部分，如「游」、「街」、「鐵」等。這是手寫抑或電腦定字都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很明顯，兩種

拆法都不湊效，因為「灩」字結構上一分為四，而普遍通行的漢字根本沒有這樣的結構，亦不能容納這樣的結構。「灩」字結構部件過多，根本無法於四方盒內安排。與其為「灩」這個僻字在字形上不停改組，倒不如另立新字，推倒重來。

中心意思就是，我們約定俗成的某些字，其字抒溢的美感，有違整體漢字的美感理則。而這個違反的理則，是一個漢字按乎其身分性質乃為漢字，繼而而生的理則。也就是說，這個被違法的理則，就是漢字因為他是漢字，就必須且必定存在的理則。除非你不稱呼自己為漢字，否則你就會受到該理則的判斷的稱讚和批評——簡體字之所以醜，就是因為他整個的系統，都是違反自己理則的系統（這個我在其他地方說過很多次，也是一個非常豐富多彩的討論，在此無庸長議）。

這個不一定是一個問題——是不是問題似乎你的語文政治取向，問題的嚴重性和可否隨世易而淡之，亦視乎該單字或整個粵字體系的美感設計。這個是一個很大但其實很枯燥，解決方法只有英式理思的問題，也許他日再議。

## 約俗未能生產出可釐清語法關係的選字或用字理則

「咁」（gam3）和「噉」（gam2）是有分別的。這個的分別是語法上的，而且不是一個可以容易忽視的，但是大眾書寫事，卻往往「咁噉不分」。「啦」（laa1）、「喇」（laa3）也有一樣的現象，今年就連本來就分得很清楚的「係」（hai6）和「喺」（hai2），也因「群眾智慧」而有混淆不分的情況。「咩嘢」的「咩」和「嘅咩」的寫作同一個字，但是是否同一個語素卻有待相權。

這個暗示著，約俗未能生產出可釐清語法關係的選字或用字理則，而要做到這一點，可能有些情況就必須透過認為干預、一錘定音以建立規矩和理則。

這個完全不是一個無中生有的語言改造手段，而是一個於史重複不斷的解決方法。不講西方的列子，單純在官白之中，透過人權定規的例子就有「那」、「哪」之分，「的得地，定狀補」，甚至之前的「的」、「底」之分。也許不是所有的情況都需要嚴確區分，但有些則一定要，否則，粵語的精準

度則或可能達不到要應付當今語文精準度的需要。

## 無可猜度，後知後覺，沒有系統，等死主義

但粵語語文系統最大、最麻煩、最可惡的問題，就是整個的粵語語文體系，是自己不成系統的，甚至稱他為體系也可謂辭不符實。

漢字字與語的邏輯聯繫薄弱，這個是漢字一大特點，既是長處也是短處。看著漢字也許也能靠「有邊讀邊」的原則來處理，但是一個口頭中存在的口語，你知道他的意思、讀音、用法，都不意味你可以把他寫下來。反而，這些資料根本完全沒有用。畢竟講到底，漢字就是一種死記硬背的文字。一個口頭字用什麼字，應該用什麼字，本質上是無可猜度，而知道後如果發現原來口語跟文字原來有某種的聯繫，不是後知後覺就是後來加上以助釐清的思考構建。

這意味，我們如果口語要寫，但是我們沒有或不知道怎樣寫，我們要按照規矩玩的話就必須呆若木雞，什麼都不做，一字既之曰：等。等什麼？等有字？沒有字，哪來字？面對這個問題，中華主義的粵語人就會說，只要考究出本字，就有字了。也就是說，他認為本身就有本字，只是我們忘記了而已，我們乖乖等吧。而當我們正在等的時候，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等。肯定的是，很多的粵語詞，就是在這個等運到遊戲裏面，等到死也沒有文字，結構就等死了。

如果不想等死，如果用家不耐煩，想這一刻就可以有字寫，他的手段沒有太多。基本上所有的手段，歸根究底都是假借的衍生手法——形聲。問題在於，形聲也是一個沒有系統的理則，毫無統一、公開、共同、共用的標準和理則。而正此因，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約定俗成的競爭場地都準備好了，結構每一個口語詞都變成了約定俗成的鬥爭點。這個已經上文說過，但如果用另外一種話來說，粵語語文是一個沒有可預測性，沒有理則遞歸性，沒有可建築性、擴大性、民眾自主性的語文。換言之，粵語語文，是一個不民主的語文。

這個不民主性，不是粵語獨有。所有用漢字的語文都是有這個問題的。

這個不民主性所衍生的弊病纍纍，個個明顯，故不冗詳，但仍宜簡單總結一下：弊病之最，乃其不民主導致其語文之墮後和陳腐。此言在斯足矣，

為詳細運作及理義實浩如乾坤，當細議。

# 川 漢字字書化：本字考、賜字：填窿主義

現實絕大部分的粵語字書化方案和工作方向，都是漢字本位主義的。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的人，是認為粵語要完成字書化，要完整和完善自己的白話文書寫體系，其方案就是使用漢字。

這個方法是附帶著一套方法體系、方法論，和語文觀的。而茲茲看法，規範影響著我們如何看待粵語的字書化微問題。而漢字本位主義，多數就會視粵語的字書化問題為大量的「有音無字」，而處理的方法，就是「賜字」（或立字、定字）。透過賜字，把所有「有音無字」的情況的解決，通通填充，粵語就自自然然字書化成功了。賜字主義，就是以漢字填窿的字書化方案，是填窿主義。

那問題按照這套脈絡，就轉移到「賜字」的準則和規矩是什麼。而往往在此，賜字主義就變成了「本字考」。

在這一章，我會詢，本字考以及與其關係密不可分的正字主義，不但論述和理論有嚴重的邏輯和無視常識的問題，運作上也是完全不顧實際，因此其作為粵語字書化的中心主導，地位應予以最強烈的質疑。

## 賜字主義，本字考的賜字主義，本字考的邏輯

本字考是什麼？

這個問題貌似容易回答，但其實巧妙之處不在於本字考做的是什麼，而

是本字考要做的事是什麼。他要做什麼，謂定了他做的本質是什麼。如果我們很單純地回答「本字考」在做什麼，本字考就是在透過訓詁等手段來追尋一個口語的本字是什麼。

這裡牽涉到另外的一個概念，就是「正字」。正字就是一個口語的正確漢字字書對應，也就是應該用來寫改口語的字。按乎漢字的運作邏輯，一個口語語素，基本上是嵌射（或稱「單射」）到漢字集之中的。因此，就有正確和錯誤的分別。這個沒什麼特別的，所有的語文都有正確和錯誤的寫法。

要注意的是，本字考之所以執著與考究出口語的「本字」的底層邏輯，是因為本字考以「本字」為「正字」。

要注意，「正字」是一個具價值判斷的概念，而「本字」是一個純事實判斷的概念。前者是牽涉到價值判斷的，是具「應然」成份的，因為「正不正」自己就是一個價值問題。而「本字」是（基本上）沒有價值判斷的，是一個純學術主宰的概念。話說到此，端倪都已經出來了，把「本字」跟「正字」花上等號，是嚴重的實應混淆，兩個概念，本質上不是同一的。那當然，本字考主義者可以說：「我們認為應該把本字訂做為正字，所有的本字都應論作為正字。」為什麼它們會這樣認為呢？原因直接，也可以說的頭頭是道，但基本上的邏輯就是：本字就是一個「語」最初為其賜之的字，而這個最初賜之的字，在設計上最可能包涵了該「語」的最多的精髓，也因為最古，典雅性最高。

到這裡，本字考的賜字主義的理論完整走了一個圈。我們要解決粵語字書化的問題，如何解決？透過漢字。如何使用漢字來解決？賜字主義，以漢字填充填窿。那用來填充填窿的漢字，如何選擇？到這裡，本字考主義者可任答一下其一：（甲）填正字！口語用漢語來寫，就必須填正字。我們知道可以有正字可填，是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個口語都是有其正字的！我們如何發掘這個正字是什麼？就是透過本字考！本字考的就是正字；（乙）透過本字考！本字考考出來的字，就是用來書寫該口語的最初字。而正正因此，我們就可以肯定該字是正確，故此，我們也可以把本字考考出來的字論作或立作為正字。其實選哪一個沒分別，反正甲和乙是互相蘊涵的，他們是等同命題。但感覺上和聽起來，兩者不一樣，故此好像有兩派說法。

思哲稍有誠實和謹慎的人就會很自然發現甲、乙兩這命題根本就說不過去。如果我們沒有抽絲剝繭，把本字考主義中心的教條信仰「本字必定存在」

抽出來，我們，尤其是漢字的慣用者，很容易會以此為理所當然。但其實，當我們把這個命題抽空對待時，我們就會很自然發現這個說法，荒謬絕倫，近乎白癡。「凡口語，本字必定存在。」這句話根本直接不是真的。口語演變一日千里，文字的演變則慢條斯理，漢字則近乎無可變，以不變以應萬變。這樣不變的漢字，根本不會有已經變了的口語的本字。顯然，這不是說我們口語中的詞全部都沒有與其已經相纏已久的漢字。但是要斷定我們口語，一定有本字，絕對是荒謬。

本字考的方法論之荒謬，阿擇在〈迷失方向嘅民間粵語研究〉中以一個極度醍醐灌頂的例子當頭道出了：

當我第一次見到𠵿、徂、𠵿，呢啲粵語嘅同源古字嘅時候，我都好驚奇。點解意思同讀音可以咁吻合。不過細心諗吓，漢字並唔係得幾千個。要穿鑿附會嘅話，係幾萬個字嘅字海入面，將一個讀音意思相近嘅字，老屈佢話係粵語本字，其實一啲都唔難。（係有電腦字體限制之前，其實你用乜嘢方法寫字都得。所以康熙字典先至可以收錄到 40000 個漢字。其中有好多只係得讀音，或者只係係藉度出現過一兩次。）例如我係古書度搵到呢個字：𠵿《康熙字典·犬部·五》𠵿：《集韻》唐何切，音駝。本作 𠵿，獸名。其實呢個係 dog 嘅本字，本身係中文，英國人借咗返去之後唔記得咗寫……

## 「正字」的政治含義，「正字」與「本字」劃上等號的政治和語言意義

正字就是一錘定音，是人類訂立的。

正字的訂立必須跟文字的發明和設計分開出來。的確，很多時候，一個漢字的發明就是訂立了一個「語」及其相配的正字關係，但茲不必然。這個訂立的過程可能是有意識的，可能是無意識的。前者之例子如有人欲為語文填字補洞，於是乎有意識地發明了一個字，這個字的發明如無意外之後變成了正字。正因其發明家發明時有意欲其發明成為正字，故此這個發明兼訂立正字的行為，是有意識的。但有些人同樣為語文填字補洞，可能沒有在乎其

發明會否成為正字，可能甚至不在乎他有否發明了字。

如果一個人可以是這樣，則任何人都可以是這樣。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是這樣，古人也可以這樣。我們沒有任何證據暗指古人在語文方面跟我們有語文上的不同，足以使古人不會這樣。故此，古人很可能是會這樣的，可能到否定他們沒有這樣幾乎乃無聊之舉。

簡言之，正字的訂立古往今來的機理都是大同小異的。除了語言習慣而生的慣性之外，根本就沒有什麼的所謂先然優勢或優點。

正字就是一錘定音，是人類訂立的。這個一錘定音的行為往往是透過字典辭典的書寫形式發生的——也就是透過某種的語文權威機構或制體而促成。教育和政府公文的使用還有後續的群眾語文壓力，則形成該一錘定音結論的穩定劑和支撐。

字典的一錘定音是有標準的，而這個標準往往都跟其存在於約定俗成之中那裁決孰優孰劣的民眾標準，有一定的關係。一般而言我們都可以肯定群眾的標準並沒有嵌入權威語文機構的標準當中，但往往都有其影子。而這個天然生成的民眾標準系統，很多時候不能明文式之，但在其千絲萬縷的存在當中，在其影響漣漪中，抒溢著他背後的邏輯，背後的理則，還有其價值觀，價值判斷，價值武斷，價值情感。而天然生成的標準系統既此，權威機構的標準系統更為之如此。也就是說，「正字」訂立的標準，是有其背後的價值系統的。

本字考主義把訂立正字的標準定為「本字」，亦即，當今的「正字」訂立標準，就是某種的本字主義。本字主義相信什麼？一、本字存在；二、立本字為正字最好。

第一個前提已經駁斥了。但當然，很多本字考的人根本不理會，仍然會一意孤行去找本字，反正成功了就目的達到。對於第一點，本字考主義的人，除了有部分的人很不思哲上誠實地否認本字不存在，絕大部分人的就是會濫用我們考察詞源時必須秉持的思哲中立，以漢字方法（即訓詁）探查其口語的漢字字源。一旦發現了可理的對象之後，這個猜測口語詞源是否有否漢字詞源的行為就變成了該口語詞有漢字的證明。他們說的「這個字很可能是這個口語的本字」就會演變成「這個字是這個口語的本字」。如果這個人是研究學術的，這樣提論的人就必須革扯——但我們這裡不是做學術，而是做訂立文字的工作，所以他這樣可以過關。如果，該口語詞的確有本字，那此舉



就的確可能可以把發掘出來的本字定位正字。但如果該口語根本沒有本字，那此舉就事實上等同了為該口語找了一個偶然符合貌似正字的東西，套上了「本字」的帽子上，「正字」的寶座，無中生有了。但如果我們指出該口語詞根本不是某種迷途的漢語詞，所以本來就應該不會本字的話，本字主義的人會笑著說：「有什麼所謂？真相是什麼又什麼關係？反正他現在有字了！」

真相是什麼真的沒有關係，因為我們的工作不是學術研究，不是尋找真相，而是訂立文字標準。但既然真相不重要，那此舉就不再是純考究，而是有發明成分了。那，為什麼不索性直接了當自己發明？為什麼要透過本字考這個迂迴、封閉、閉門造車、不公開，不民主的方法來發明呢？最重要的是，為什麼要在古人的框架裏面發明，要把我們的發明訴之於古人，而不可以托今名義以發明？

他們就會說：「把我們的發明依託到古人上，我們就可以沾古人智慧的光了。」「依託」是美其名，「借古人發明」亦然，「幫古人發明」則較為接近現實。也就是說，由於這個發明的過程，不僅借用了古人的東西，更是完全發生於古人的框架、模式、樣子、歷史、事實之中，我們的發明就等同了、變成了、成為了古人的理則延伸了。為甚古人？因為古人，就是合義、合理、合美的準則。合義者、合理者、合美者，則可成者。

但他們理性地推崇古人設計的字，卻無法理性地說出建立出為何今日同樣理性地有智慧地選擇和取用的字，為何亞焉。

如果我們問到尾，我們會發現它講全部的美感和智慧和邏輯的理由之後，沒有一個是單獨理性的。沒有一個是自真語，沒有一個是套套語。也就說，他給的所有理由，最終都是定於感性取態和選擇的。此語具體在化之，就是他們覺得古人的就是美，就是特別美，就是美的定義和共相。這個合美、義、理於一身的共相，就是所有漢字發明的殊相。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自己做漢字？因為漢字就是美。為什麼我們所獨立參考漢字發明的不是美？總之就是古人的最美。

那當然，我們的邏輯背後的終相極相本相也是這樣，沒有一個是自真語，沒有一個是套套語的。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嘗試一步的理性分析。我們可以問他們的「正字思維」背後那「厚古輕今」的整套價值觀，跟我們的「崇今鑑古」的價值體系，相比之下，何者利大之。我相信，我們的體系，較之利豐。

故此，「正字」後的價值，就是某種的崇古。說上。崇古，薄今，語理也。故此，「正字」後的價值，就是崇古薄今。所以我們今世的發明，必定是亞品。

既然如此，這樣的發明，一定是缺乏當今語言需要的應有的考慮份量。「正字」本質上的概念出發自所有語文系統都必須有統一標準的這個概念。這個是必須，因為如果沒有統一標準的概念，語文沒法於一個該語文社團中流通，要推廣和壯大也變得重重困難。但「統一標準」的概念並不必然蘊含「正字」的概念。如上所道，「正字」的概念，是有兩層的意思是的。第一層的意思是比較單純樸素的，也就是「符合標準的漢字使用和書寫」。第二層的意思，則乃我們上述討論所關注的。第二層「正字」的意思，是指「理應且義應稱為標準的字」。按照這樣的理路，如果一個字符合了第二層意思的「正字」，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字理應且義應稱為標準的字，它就應當被視之為標準，人人隨之。第二層的意思，是第一層之上的，和主宰著第一層的運作的。判斷一個字是否「理應且義應稱為標準的字」的原則是什麼？該準則就是該字是否本字。這個，就是誹今薄今之態的來源了。當「理應且義應稱為標準的字」，也就是第二層意思的「正字」，與「本字」這個具有歷史性含義的概念混淆，就會出現這樣崇古薄今的現象。

這個現象的出現不是完全來自於有關漢字語文訂立標準的討論的，其樣崇古薄今的偏好也不是完全來自漢字自己本身的。當然，漢字因乎其運作及其象形的本質，本質上是會淳淳誘使使用他的人去不理性地崇古薄今的——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但我們不少的崇古薄今，也是來自於其他的文化習慣的。

## 「妥字」、「當字」應為選字的依歸概念

如果我們從今人的需要和價值出發，我們訂立語文方案的目標不會是「正字」，而是「妥字」、「當字」的概念。這裡，其實沒有任何新創的概念，也沒有注入新的概念，只不過是不稱「理應且義應稱為標準的字」為「正字」而易名之為「妥字」，以斷「正字」兩層意思混淆的麻煩，以及清除「本字」依託「正字」這個概念而滲透入文字規範工作的核心。

「妥當」不是此刻即永恆的，不是今世的標準推翻了古人的標準之後就自

己當家作主，把自己變成新的「古人」，使自己的價值千秋萬世。「妥當」是一個視乎時間而變的概念。跟本字考主義分離，我們就是切切實實的發明主義。當然，我們的發明也可能是有借的，有偷的，有孔極嗜血斯殺而奪之的。也就是說，我們也是會用所謂「古人」的東西的。但是，我們會明正言順地說是我們的發明，跟古人毫無關係。即使我等之所以可以看的更遠是因為我們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遠是我們，不是他們。而我們看得更遠，之後的人站在我們肩膀上，也會看得更遠，而我們也會藉此變成為巨人。

但漢字的運作，是必須有「正字」的運作的。雖然我們把處理粵語語文化的選字原則中的「本字考主義」跟「正字」的關係切割了，但是我們漢字體系中必須有的「正字」理則還是存在的呀！如何處理呢？

這裡是沒有矛盾的。我們之所以會出現上一段的驚慌，是因為我們再次把「符合標準的漢字使用和書寫」和「理應且義應稱為標準的字」混淆了。我們把本字考弱化的地方，是後者，而前者是一個不能變也無可變的語文原則。

「妥字」與「正字」掛鉤，妥字可變，正字亦可變；應變則變，不應變則不變。「妥字」與「正字」掛鉤此則，也許微觀宏觀皆應用之。

## 本字考本來就是構建過程

填窿乎？為甚何焉？為什麼要採取這個一個一個填慢得要死的方法？為什麼要續個續個填窿？何不一概覆之？

其實本字考本身就是一個粵語文字構建的過程，而不是嚴格本字考察。我們從陳雲的〈粵語書寫的兩途（上）〉就看的出：

其次，是將俗寫的粵字回復本字，逐漸恢復望文生義的漢、唐、宋本字，例如將「我哋」寫回「我等」（等讀「地」的音），將「佢」寫回「渠」，將「冇」寫回「無」，將「嚟」寫回「來」之類。將粵語口語接回唐宋的白話，取得活水源頭，之後再推廣其他今人覺得生僻的本字，例如徂（咗）、𠵿（啲）、𠵿（咁）、𠵿（睇）之類。

藍霄漢的網站上也表示了他寫粵語，以已梳理的「本字」書寫：

註：粵語譯文以本字為主：徂 = 咀/咗、𠵿 = 喺、己 = 嘅、𠵿

= 啲、也 = 嘢、毋 = 唔、嚮 = 响、𦵏 = 邊、道 = 度、𨮒 = 呢、箇  
= 個、蒞/隸 = 嚟、怎 = 點、恁 = 咁/噉、地 = 咁、重 = 仲。

而正正因為這個是個構建任務，所以他們才無視當中明顯不過的基本邏輯矛盾。他們無視這個邏輯矛盾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秉承的語文政治範式與這個矛盾相左——這個矛盾會導致他們的廣東話定之為中國雅言的工程崩潰。中國雅言工程要求他們必須字字據典，才能證明且重塑粵語的雅言地位。

但為何粵語的發展必定要透過雅言工程才能成功？兩者是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的。而且，如我在他處已屢屢激議，中國這條道路，是走不得，恐怖，愚蠢的。茲並不意味本字考的手段，無論是考究或構建（即講故仔）的手段，是可以參考的，其產品都是可以取用的。但是，歸根究底，本字考背後的整體論述，是不能要的。

# Ⅹ 漢字的特性對粵語文字改革的蘊含

在這一章中，我們會跟進一步深入討論漢字的特性。茲用意有三：一、闡明漢字為何且如何造成粵語現實的發展局面；二、純漢字的粵語字書化和語文化會造成以後粵語發展如何；三、簡單揭示漢字的潛在且久乏注意關注的理則，其理則的終極蘊含，以及釋放其真正潛能的可能和方法；四、合一、二、三，證明為何粵語字書化合語文化的工程單靠漢字，不但非常困難，且即時一時成功，潛在的隱性影響會如何扭曲其改革成果，導致最終徒勞無功。同時，為之後粵字改革方案中的選擇作奠定性的預先義順和理順，說明為何粵字改革應該好好使盡用此等的特質來加強自己的實力。

## 漢字的不民主性

我們上文提到，「正字」的概念，是有兩層的歧義的。第一義是指「符合標準的漢字使用和書寫」，而第二義是指「理應且義應稱為標準的字」。「字」是一個華夏文明的概念，西文的字符和串詞都不能稱為「字」。故此，如果我們要把「正字」的第一義這個概念泛化，以便分析，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符合標準的文字使用和書寫」。而這裡，就有兩部份：「符合標準的文字使用」和「符合標準的文字書寫」。前者可稱之為「正用」，後者稱之為「正寫」，兩則合一可稱為「正字書化」。

「正字書化」就是一個口語的正確字書化手段和理則的過程。在西文當

中，「正寫」再分兩層，分別為「字符的正確書寫」和「正確的串法」。前者是關乎字符的形狀的，而後者則為串詞。前者我們姑且稱為「正符」，後者為「正串」。「正符」就是為何希臘文中的  $\alpha$  不能寫作為形狀類似的  $a$ ，德文的  $\beta$  不能寫作為形狀類似的  $\beta$ ，但英文中寫  $a$  還是  $a$  不構成語文犯規的標準。「正串」則乃為何我們使用「connection」而不用「connexion」的標準。

而在漢字語文中，「正寫」就是該字的正確寫法，這個是筆畫上和結構上的追求，也就是在華書「涉」為正、寫「涉」為錯的標準。把「涉」跟日文的「渋」混淆，就是違反了「正用」的例子。由於漢字的字符沒有拼合的自由，故此完全沒有所有「正串」。「正寫」就是「正符」。

所有的語文，都必須且必定有自由組合的運作部件，也必定有不容自由組合的部件——而一般而言，這些部件的自由性是泛遍整個部件所屬的階層的。語文作品是最終的部件整合，也是最自由且最不可不自由的。而最不自由的，必定就是該語文的最基本組成粒子，在文一般就是字符，在言一般為音素。字符，一般都是不自由的。但義項的組合，則需是自由的。文字的運作，就是嘗試以有限且不自由的字符，透過自由的組合來表達自由組合的義項。

在口語中，語文的最基本組成粒子就是音素——這個也是最基本的單元。而在口語中，歸根究底，音素還是有某程度的自由性的——我們還是在某些場合中創造或引入新音素的。在語文中，基本單位就是字符。而這個字符的自由性，則遠低於音素。在任何一個語文當中，要創造或引入新字符，都比創造或引入音素來的難。那當然，不同的語文的音素和字符自由度都必定因其而異，但在一個語文中，音素都必然比字符來的自由。

在西方語文中，由於字符所代表的是音素，文字體系中最不自由的配上口語中最不自由的，最不需自由配上最不需要自由的，在口語和語文中使用不自由部件來自由地拼合語素、義項、詞語的能力就提高了。但漢字則不然——漢字是配上語素的。漢字的字符是不自由的，但語素的組成（茲非論組合）是要自由引入、創造的。但由於漢字的字自己的不自由性，使語素也組成變得不自由。如果我們要創造和引入新語素，但代表語素的漢字是不容創造和引入的話，那堅持漢字就必然意味要放棄語素的創造和引入，變相使語素不自由。

漢字的不民主在於字符不能創新。而不像西文，漢字的字符就是意思的

最基本組成粒子。在西文中，字母是沒有意思的，故此要創造新的基本語義例子不需要創造新的字符，只需要新的組合就行了。新的語素不用新的字符。但漢字不一樣，我們沒有辦法透過比漢字更加基本的部件的拼合來代表新的語素。我們是禁止創早新的語義粒子的文字代表的。如果我們有新的語素，我們只可以透過假借的方法，重用舊有字符。如果有新的概念，而其概念透過某發音存在於語言之中，西文可以直接捕捉其發音，以其字符字書化之，其概念被表達之後其書面上的語素就可以透過用家自由併合而完整地自然地於語文中發展，堆砌出新的複合概念。但對漢字而言，口頭上存在的新概念，有其語文發音的概念，如果不能透過假借的手法仿音捕捉，則必須透過使用自己的本有語義粒子來重塑該概念。也就是說，要用自己的語素，自己的漢字，在語義上仿製其概念。

分別在於：西文的書寫符號原子是字母，而語義原子是語素。字母按照語素的音來併合組裝語素，讓語素可以自由創造和併合。但漢字的書寫符號原子，是漢字。而漢字既是語義原子（語素），也是書寫符號的原子。在西文當中，語義原子之下有書寫原子，但在漢字語文當中，語義原子跟書寫原子是同一個層面的東西。由於書寫的本質原因，書寫原子是不容自由創造的——這個中西一樣。人不容肆意創造漢字，就像人不容肆意創造字母一樣。但語言本身的運作是必須要容許語義粒子的創造和自由組合的。然而，因為漢字本身的運作，漢字語文的語義粒子的創造就被握殺了，要透過其他方法來應對。故此，漢字的語義粒子的創造、生產、和引入，是不民主的。

但漢字的不民主性並非只囿於此。漢字語文的不民主性，亦流露於其語義粒子不容自由拼合組裝的教條當中。在詞語的層面，自由度也相對西方語文低。這個不單單是因為漢字配上語素，漢字的不自由性拉低了整個語文體系的自由譜。其實，使用漢字，是會連詞彙的自由度也降低。這個是源自漢字神話所導致的「重文輕言」和「拜古主義」——茲理理應甚明，不抵詳論。如果要看出漢字語文造詞的自由低於西方語文低造詞的自由，只需看看英語世界的分析哲學家 and 思想家，如何近乎發狂濫用英語造詞拼詞以強行達義的現象，然後對比一下「中文」要做到同一點，無顧乎能否達到英語的那種精準，我們第一樣要克服的就是我們心中禁止我們這樣大逆不道的語文行為的語文警察。

漢字本質使之然「正寫」和「正字」的運作都必定不民主。由於一旦我

們讓中央的語文規則，那統治「正寫」和「正字」的理則放開、自由化、民主化，大家開始自主合意地探索自己書寫的習慣，整個的語文系統就會崩潰。那當然，所有的語文都是這樣的，所以一個語文體系中的文字系統才必定有不自由的原子部件。這個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漢字語文的最不自由原子部件所配的，不是在口語體系中最不自由者，而是本質應當自由且應有自由的語素。這個自由度的不吻合，是一個為何整個漢字語文自由度亞於西方語文的原因。如果漢字要配得起語素天然追求自由的個性，就要造字——自由造字以配自由發展的語素。但是漢字本質的運作是不可能任由我們自由地造字的，因為就是不可以。你想發明，就算即使你自己肯用，要傳播出去，也是非常難的。我們不能自創地自發地創造新的漢字，符合我們自己某時某刻的語言需要。我們是不能造字的。沒有這個道理。你造了，人家看得懂嗎？大概機會都是不會懂。你的創意就在漢字的影子民主地被否決了。人人都是這樣，故此漢字語文必然不民主。

## 漢字的重文輕言主義，必然導致言文分離

漢字語文有非常明顯的「重文輕言主義」，這個是一個漢字語文用家習以為常，西方學者摸不著腦袋的現象。這個現象我在《漢字：神話與兆物觀》中已經略略討論過。由於漢字導致漢字語文重文輕言的機理頗為沈悶，我不打算在此重複。主要的機理為如下：

### 1. 漢字的方塊性

(a) 對口語音系造成壓力，對複音節語素、複語素詞造成存在壓力

(b) 美感上盡求精簡，放棄口語語義上和理則上要精準的要求。

### 2. 漢字美感——漢字純樸的視覺美勝過了口語的聽覺美。

### 3. 漢字神話——漢字的精神性存在重於文字而薄於口語。

茲等機理使漢字的使用家不但情感上重文輕言，這個情感上的重文輕言於語文運作上實質的重文輕言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互相強化。而這個重文輕言的現象，假以時日就會衍生為言文分離。



這個現象已經出現了。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最驕之作，官話白話文，已經漸漸演變成爲新的文言，變成了白言文，不再單純是官話的白話文。這個言文分離的現象最終會於文學、哲學，以及理科諸學中發揮其作用；文學會導致白話文的文學和哲學作品白言文化，理學諸科則越趨文本位而去理化。

## 口語的民主性和大民主智慧

由於語素的自由必定高於音素的自由，但漢字的自由低於語素的自由，而且相距甚遠，語素以漢字來書寫就套上了質異不足兼的變相為枷鎖的衣服。

語素的自由，是我們思哲自由的基本。如果語素的自由下降，這個語言的自由就會下降。這個語言的自由，是指創造（新語素、新句式、新語法、新詞彙、新文學）的自由，引入（新語素、……）的自由，新用（新語素、……）的自由，而這些自由，是我們人類存取新知識、知智、知觀的手段——來談及人類所有知識範疇、政社經文哲科數理美。我們是透過語言上的發明來，如維根斯坦所曰，「愚蠢地進行嘗試突破我們語言籠子籠桿的無機徒勞」。

語素生自於口語，口語合活力和萬千變化讓他能夠充分萬花筒式地探索語素的自由的可能性，而正正因為口語運動（即說話）是一個持之以恆、永無休止、次次皆然的約俗拉鋸戰，而拉鋸站的勝負是完全取決於民眾的語言選擇，口語本質的運作故此有龐大驚人的民主性，亦繼而因此有「大民主智慧」。

## 漢字本有運用理則、其之矛盾、極限

漢字其實是一種非常厲害的文字。他厲害得危險。漢字，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文字。但也是一種非常厲害的文字。他的潛能，其實完全並未發揮出來。他的潛能是什麼呢？會可以以怎樣的形式呈現化體呢？哼哼，不是那個量子糊塗藍霄漢所發明的那種危害非常的「漢字化德文」，而是萊布尼茲的「範普算字」，所謂的「概念原子」。

「範普算字」，所謂的「概念原子」，就是真正容許漢字那以語素（即概

念)為所有組合的原子的選擇的運作體系。但這個不再是一個語文系統，也不可能是一個語文系統。這個只能是一個概念系統，類似數學和理則的東西。

漢字的潛能和終極在那兒，但我們的能仍然在此。我們不往那邊走。為什麼，因為「範普算字」，所謂的「概念原子」是需要有無限和自由和民主的組合的，而在這個系統中古人是沒有特別的話事權的。但是因為漢字作為一個語文的文字，就必須有這個民主自由上的限制，以保持這個語文的整體運作和結構穩定——故此漢字不是範普算字，也沒有可能是——但漢字是範普算字的來源，一個靜待闡發的胚胎物。

可知道，口語有「大民主智慧」，故此使用拼音文字的語言比較能夠在其語文中複製這個「大民主智慧」。但這並不意味漢字本質沒有「大民主智慧」的可能性。我們上面說的是，漢字不能複製口語中的「大民主智慧」。拼音語文在其書面產生大民主智慧的手法是把書面透過拼音的模式，把口語坎射到書面中，其所志於複製的大民主智慧，是口語的大民主智慧。但其實漢字理論上也是可以產生大民主智慧的，而這個的大民主智慧當會是漢字自己的大民主智慧，而不是口語的。

那既然有這個潛能，為什麼漢字終歸沒有闡發到這個智慧？除了是因為我們暫時的漢字系統自由性不夠之外，沒有自由容群眾發揮其大智慧之外（即設計上的缺憾或未全），很可能是因為我們人類根本沒有這個的運算能力來使用這樣一種的大民主漢字。這個的大民主漢字必然是某種的「範普算字」。茲亦意味，我們作為人類很可能沒有辦法使用「範普算字」——但電腦則有這個可能。

為什麼這個是一個矛盾？因為漢字的發展理則力量趨使著其本身向「範普算字」的目標走，但他亦因乎其本質而動彈不得。漢字的目的因跟他在我們歷史時空中的語文運作有矛盾。我們應當超越這個矛盾，讓我們到達彼岸。漢字已經樽頸了。他的理則推出來的邏輯已經耗了所有的發展空間。而粵漢文更把這個邏輯推到最極——粵語中的民主創立形聲字和「有邊讀邊」的理則，證明粵語語文為了繼續維持使用漢字的局面，把漢字的理則玩得出神入化——但仍然不夠，故此整個漢字的理則已經不合時宜了。

網上有一位無名人士就說出了這一點，說得非常精彩，如下：

假借字、同音字和口字部的口語字出現，而且越來越多，其實就是漢字系統已經到了極限，已經無法規範地承載新概念，用

得假借字、同音字和口語字，不如直接用元音 + 輔音 + 加聲調的拼音文字。漢字呢個符號系統其實就係一個知識領域的封建體制。強調同化，強調規範，強調中央管理，壓抑多元化，難學，學習門檻高，正交性低，大量約定俗成，一旦學識了卻產生嚴重的路徑依賴（嚴重的既得利益），難擴展。我認為粵語應該用一種符合現代文明體系的符號系統，能接受多元化，容易擴展，容易學習，進入門檻低，構成原理簡單易明（例如只表音，沒有例外狀態），約定俗成少，難以被某些階層壟斷的符號系統。

從漢字中可以闡發出來的系統，範普算字是其一者。若泰西語文中可闡發出來的有理則，那漢字中可闡發出來的就是範普算字。可闡發出來的系統可能有很多，範普算字可能只是其中一個。但這個要跟文字系統分開。當 Phoenician alphabet 演化成爲希臘字母以及之後的拉丁字母和 Cyrillic 字母，這些字母系統都是跟理則系統有本體上的分別。文字系統演化出來的新文字系統，與從文字系統中把邏輯纏強打提煉原生理則再「觀而式之」的形式理則，兩者有別矣。Leibniz 的夢想就是創造一個兼顧文字系統且形式理則的系統。竊以爲，茲工程應沒太大的成功可能。由匈牙利猶太人逃難到上海後，接觸到漢字之後發明的「布力辛博語」Blissymbolics，有「範普算字」的影子及範普算字應有的架構和組合理則，但為了可以做爲一個語言系統，還是犧牲了範普算字的運算性，不成運算系統。

但讓我們再討論一下漢字文字系統中可以演化出來的漢字系統。他會是一個怎樣的系統？我在此不會訥立其體，但會說明其體之組態：

1. 形聲字完全系統化：分別設立兩個互合系統：意符集、聲符集。

(a) 聲符集：聲符集不是韻母、聲母分開符化，而是一個聲 + 韻組合一個聲符化。即「si」符以「寺」，而不是「s」「i」各符之。

(b) 意符集：意符集將會是開放的，可以民主地增添意符。

2. 會意字不能完全系統化，因爲不能。之所以不能，因爲

- (1) 其運作理則遠超使用人類語文的運算理則能力，
- (2) 其運作理則不符人類語文的要求，

- (3) 其運作理則終歸必為狹義之開放和民主，而不是終極的開放——這個系統本質有趨向更範普的模式，研究如何成立這個系統卒必化為一個關注如何成立「範普算字」的研究。

### 3. 這種的文字將會是一種可以配上意符的「音節文字」。

這樣的文字系統，某程度已經出現，但他們都沒有添上那個可以自由配上意符的次系統。滇、黔、桂、川等地的少數民族的本有或改造文字系統，大多是這樣的「音節文字」。如果他們沒拉丁化或全拼音化，即沒放棄本有受漢字影響的文字的話，他們的自然和認為設計的文字系統都趨向這個方向發展的。女書如此；1970年代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和雲南小涼山的傳統彝文的基礎上設計的音節文字，如此；二十世紀才一人發明的傣族音節文字，亦如此。

二十世紀有一些音聲埋名的人士也考慮過透過建立兼具聲符集和意符集的形聲系統，但都沒有成功：陳泰的「新漢字」，原名陳家驥的千里先生創立的「萬歲漢字」，黃作宏的「分類拼音文字」，孔憲中的〈漢字改革應走意音化路線〉、〈讓漢語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漢語文問題討論集〉和〈漢字兩個現代化〉。蔣為文教授在〈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文化發展 ê 影響〉中亦討論過一種聲符拼音化的形聲字。



圖 4.1: 蔣為文以注音形聲字書寫的「悞」、「牯」、「瞽」、「鵠」

他們的方案是在漢字的基礎上發展出來走得最遠的可能。但沒有可能的——字符太多了。字符這麼多，不是沒有辦法解決，但解決的手法是社會性而不是文字層面上解決，亦即強推強教，並防止外來語文的影響。但此舉在當今如此全球化的世代是沒有可能的——除非你願意犧牲經濟利益，閉關鎖國。雲南規範彝文有字 2608 個，其中表意字 2258 個，借詞表音字共 350 個。雲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了《雲南規範彝文漢文字詞對照》。但這種文字目前沒有廣泛通行。這個方案，粵語是行不通的。此等前車不可鑑。

## 8 全拼音化，摒棄漢字？

我們上文道出了漢字的問題，整個漢字體系的附帶惡性影響，本字考的限制和帶來的幫倒忙，我們可能會感覺，為何不多快好省快刀斬亂麻，狠心放棄漢字走粵語拼音化的路線？既然漢字這麼多根本性無可撇除的問題，那難道粵語的字書語文化工程就需要走全拼音話的道路了嗎？

先處理一下語義的問題。在下文，凡曰「摒棄漢字」，其所指乃「全盤摒棄漢字」，也就是「完全廢除漢字作為書寫方法」，即「改用拼音文字」的意思。同樣「改用拼音文字」亦是全盤的，沒有部分。當然，為了討論，茲假設了出了漢字這個象形象意文字和拼音文字之外，沒有第三種的文字系統，也假定了兩者本質上是互斥的。

我的結論是粵語全拼音化，是不可行的——此論至少在我們的時代，還有我們可預見的未來而言，都是理應為真的。我在此先把後話說在前頭，把我的結論先說出來吧：粵語的字書化，不可能完全依賴漢字，也不走全拼音化，也不能全盤放棄漢字。粵語的未來，在於某種漢拼混用的系統。那當然，一下子走拼音化的不可能很大程度上源自拼音化的「一下子」。如果拼音化的過程是循序漸進，幾乎無痛的，那可能性就必然提高。那問題就不再是我們能不能今天就開始走拼音化的路線，而那身處於遙遠未來完全拼音化的粵語是否一個可欲，一個我們接受的未來。我認為，在至少五百年的將來，漢拼混用的粵語都比任何一個全拼音的粵語——而在五百年之後，走全拼音路線的代價就會因為我們已經漢拼混用而大大下降。但同時間，走全拼音路的利益也必通通溝淡。現在，全拼音化既不可行實際，效益也成疑。但在這個已漢拼混用良久的世界，雖然全拼音化變得可行實際，效益不再成疑，但效益於其世界是會看得出不夠，使全拼音化不划算。也就是說，今生今世，棄漢

取拼沒有辦法，也沒有肯定利益；而他生他世，棄漢取拼有了辦法，但卻肯定沒有太多利益。

## 今生今世全拼音不可行，效益不良

為何今生今世全面走拼音化的道路可曰之為死路一條？當中的原因很多跟為何全盤摒棄漢字不可行是一樣的。用全拼音方案，亦即全面放棄漢字，是會釀成龐大的語文混亂的。這一點我在討論為何不能摒棄漢字的一章中有詳細的討論。

其中一樣獨於摒棄漢字與否，為何全拼音化有可行性問題的原因，自於走拼音化路線的很容易遇上的問題。注意：我是說這個問題很容易遇上，甚至無可避免，不是說這個問題本質上和理則上必定會從粵語拼音化中衍生。

一個文字系統，要兼顧至少兩樣互斥的範疇：音、義。漢字就是只顧義，不標音，繼而讓音走一種放任主義的文字。但完全準確標音的系統，不代表他可以有效地表義。如果一個系統完美地標音，非常可能意味著其表義能力則有所犧牲。西方語文也是有表義性的——語素的串法，就算在不同的詞語中讀法不一，很多時候還是恆守一致的。這樣，就有意義的連貫性。亦因此，用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來書寫任何一種語言，都是可笑地不切實際，白癡非常。拼音方案所關注應付的問題，跟文字所關注應付的問題，也許重疊，但非一樣。故此，拼音方案，是不能就手拿來當作文字方案的。

其實，這個理由只不過是一個非常簡單、老生常談的論點。拼音之後「星期一」跟「星期日」難以分辨，誰都看得見。但是，〈施氏食獅史〉〈獅食豕史〉〈季姬擊雞記〉等同音文章，只證明了純拼音方案不行，但證明不了以拼音主導的書寫方法行不通。如果走拼音方案，可行方案淡然不是純拼音，而是某宗的意義拼音合一的書寫方式——泰西語文全如此。但要這樣做，就要進行極其龐大的語法整理工程，此見下。

然而，如果粵語全走拼化路線，其書寫方案幾乎必然是會建基於我們現有的粵語拼音方案，如粵拼等。而這些拼音方案，如果直接拿來即用，不經過適當的字符和書寫改造，就會不能擔任文字的責任，最後改革失敗。

通常，拼音方案不能完全承擔文字的責任，是因為拼音方案側重於標音

的準確而忽略了表義的準確，而提升表義的準確、方便、可用性，就必須犧牲某些的標音準確性，透過表音體系中出現一些約俗所容許的例外，繼而從表音和表義兩者取得平衡。而平衡的點在於何處，幾乎完全取決於其語文群體的約俗強度和習慣。英文就是一個表音非常混亂，表義頗強的西方語文。但粵語要走到這個地步，要有這個把表音和表義平衡的拼寫系統，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個平衡是無法透過人工手段達到的。人工手段和人為設計只能輔佐，運作上很難想像如何可以整理整個龐大的語文系統中的所有。況且，這樣的設計基本上沒有可能為群眾所理解、學會、接受。這一種的平衡，必須透過有機的歷史性約定俗成機理才能達到，而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的，可能非常漫長。越南文和希伯來文，是少數成功的例子。粵語能否走上全拼音化的路線，能否仿越南文和希伯來文的發展足跡，非常成疑。

## 拼音化需進行龐大的語法工程，民眾語感要翻天覆地

要討論這一點，幾乎無法不援引我就乎 Narihato Ohfu 成鳩王鈇發明的吳語小字的討論（請見吳語小字），但為了斯文的完整性，我不應在此援引。儘管如此，我會討論一下拼音化的語法工程。

其實無論我們如何改革粵文，你一日想粵語要存取到高階思哲，語法整理工程就是避無可避。但有些語文的改革卻可以延遲斯等工程，或在不完成此等語法工程就開始文字變革工程。而走拼音化卻不立即進行語法整理工程，必死無疑——為什麼？

最簡單的原因就是當我們要走拼音路線，我們就要立刻決定拼寫的分界在哪裡——我們不可能一句話一寫到尾不停頓吧，如果要停頓，就要有空格、標點符號的標誌。而分界的最簡單且最簡單單位就是詞 word。也就是說，要在一個語言中，界定一個 word 的定義或模樣。這個聽起來很簡單，但其實是非常非常龐大的問題。也許我們也會覺得，這個這麼基本的語法問題，語法學家理應早已處理完了吧？不然矣。所謂的粵語語法學，其實只不過是把「漢語語法學」照辦煮碗的語法整理工程而已。問題在於，所謂的「漢語語法學」，其實根本亂七八糟，到此為止也無法自恰。為什麼會這樣呢？歷史原因很多，譬如「語法學」這個東西根本就是一個只有一百年的西學中用東西，而由於他來自西方，他理論的構建是完全出自於西方語文習慣和假設

的，並完全沒有照顧或考慮過「中文」和「漢（系）語」之間的那種奇怪、完全不存在於泰西語文的言文關係。由於沒有經過（或曰尚沒有）適當的本土化，所謂的漢語語法學其實是千瘡百孔的——這一點並不難發現，就連中學生也能感受到。正因爲此等不能自洽的問題，語法學學界才會有什麼「實詞虛詞之外還有半實半虛詞」此等嚴重冒犯奧卡姆剃刀的論說。加上政治的要求和威逼，中文用家的思哲不誠實、理則崩潰、文字慰瀆，很多的語法學術都變得古靈精怪，學術討論增添了不少垃圾污染，所以才會有「粵語是漢語方言」這樣無聊絕頂的開眼謊言。為了跳出西方框架，徐通鏘提出的「字本位」語言理論，但又未見其發展成熟。而徐通鏘的「字本位」理論，就是相對於西方的「詞本位」理論。

我們不難看見為何漢字是與「字本位」相容而拼音文字是與「詞本位」相容，因為他們的書寫系統就是分別要各自呈現「字」和「詞」。漢字語文自古以來就沒有「詞」的概念，也不在其語文呈現這個東西；但拼音文字，就是透過空格來毫不含糊地呈現「詞」的存在。漢字語文是沒有空格的，就連標點符號直接到二十世紀才出現。就連現在的漢字語文，仍然沒有很清楚不含糊地表示詞的分界。故此，如果我們如果要改用全拼音，我們就得完全整理語法，並且把這個語法直覺注入到民眾當中，還要讓他們熟悉這個直覺到可以用這個直覺書寫——這是非常困難的。而這個整理語法，首當其衝的就是界定詞的分界，讓我們像韓文或普通話拼音，界定詞的開端末端。但這個不是語法工程的全部，只不過是開始而已，而且是最痛苦且得益最小的工程階段。真正能讓我們存取到高階思維的，是語法部件的分類，及其語義蘊含的釐清。而這個，是必須做的，但顯然，把這個跟文字改革工程網綁在一起，就會使文字改革工程要等。粵語等不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語法整理工程無論是否走拼音化，都必須進行的原因——因為我們要奪得使用高階語思領域的能力。

為什麼高階語思跟語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呢？因為「語法是一套思維體系」。這句話 Narihato Ohfu 成鳩王鈇也經常說，但我認為很多人都未必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也見不到例子。我覺得他這句話有點問題，就是忽略了 Semantics（語義）跟語法在傳遞意思的同樣作用。泰西是語法、語義兼用且兼兼發達的，但「中文」的以語法來傳達語義的途徑，卻非常落後。試譯「What would have been wasn't what had been, and certainly not what



is」為中文。透過屈折來傳達的「What would have been」的 counterfactual 在中文必須透過語義分析才能道出，但英文是可不語義分析也容用家說此話的——用家不懂語法背後潛在的語義，但透過語法分別仍能辨別出此語不同那語。而潛在於 counterfactual 語義當中的「物」就是「possible world」。這個就是英文裡頭的一個兆物觀的東西。但這個「possible world」在中文的兆物觀當中是不存在。那些以中文討論模態理則的人搬字過紙把「possible world」強行拉到中文裏，幾乎必定會枯死無果。

成鳩王鈇認為，吳語如果要奪得高階語思能力，就必須透過語法整理工程來讓文字呈現這個因漢字而被逼匿藏的屈折性。這個是非常可理的，但為什麼我認為粵語不應也不可以走這條路呢——或至少這階段不可以走？因為我們粵語跟吳語面對的遊戲局面有點不一樣。吳語是從零開始，一片光鮮，但粵語已經有很多的包袱和成品。我們要走成鳩王鈇的語法兼文字整理工程不是造車開車，而是砸車，然後造車，再開車。而砸車，必定很多反對阻礙重重，且並非單純來自學者，而是來自群眾。反而，吳語區的群眾語言觸感近乎零，沒有文字習慣，白紙一張，你專制指定他們如何如何反倒容易——但是在粵語這樣做就是與民作對。如果這樣，倒不如把車邊開邊改裝好過。

## 粵字改革不能摒棄漢字

記得有一次，好像是在中環的「荷蘭正」酒吧，有一位名為馬留先生的朋友忽然評論我當時才剛剛開始斟酌的粵語字書化、語文化問題的思考，說：「我非常支持你的工作，粵語盡快拉丁拼音化就越好！」我當時沒有回應，但實乃回應不過來，因為他的一言半語，激發了我的思緒。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詫異，因為印象中馬留先生中文是非常不錯的，也是努力捍衛繁體字，和香港的那種特有和文、白、粵為一體的「港式中文」的文化人。一般這等人都是本字考派別的，要不然就是反對粵語白話文發展，部分甚至認為新文化運動是錯誤，覺得應當恢復文言文。我第二個詫異的原因，在於為何他似乎不太在乎或不太在意粵語語文廢除漢字或摒棄漢字的文化和經濟代價——他是一個聰明人，絕對沒有可能不知道，故此他這樣取態必定是源於他衡量過後，私理斷定還是廢漢字來得划算。亦因為他的此一語，強化了我當時對本字考可行性的懷疑。我最後的結論是否定他的建議的——粵語的字書

化和語文化工程是不能摒棄漢字的——但他一語背後所包涵的可能思想卻激發了我異常的深思。

先簡單討論一下這個「不能摒棄漢字」中的「不能」的語義。茲「不能」並非形上的「不能」——這裡不是說「粵文發展本質上沒有摒棄漢字的形上可能」。如果粵文發展本質上沒有摒棄漢字的形上可能，粵語摒棄漢字就會是一個等同要創造一個有四條邊的三角形一樣的舉措。但顯然，粵語摒棄漢字不同創造一個四邊三角形。粵語摒棄漢字來字書化，是形上上、原則上，乃至廣義的原則上所可能的。越南語完全拉丁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粵拼的發明，乃至 2019 年 8 月份時曾滿城討論更使用風靡一時的「火星文」，均暗示著粵文完全拉丁化的可能未來。粵拼暗示粵語可以以科學拼音化的模式來字書化，而「火星文」的出現更證明著粵語可以走英文那種不問拼音是否科學有條理的路線。

故此，我說粵語「不能摒棄漢字」，意思是指如果粵語摒棄漢字，效益不斐不划算。效益乃利益（優處）減去代價（弊處），而我認為粵語放棄漢字的效益，利益雖有，但代價非常高昂。這未曾以為使用漢字就只得益處沒有壞處，使用拼音就百利而無一弊。粵語字書化的工程，使用漢字和使用拼音，均有其體似星座的利弊集。我們要做的，就是找到一個可以把效益最大化的方案，而摒棄漢字，不是該方案。

那當然，我這裡是假定了考慮的集合只包括「漢字」和「拼音」兩者。

之前的數個章節，我已經討論過了使用漢字會帶來怎樣的長遠惡果，也就是使用漢字的代價。在此，我會說明一下摒棄漢字的代價——亦即使用漢字的利益——繼而說明粵文為何不能摒棄漢字。

## 漢字與粵語的千絲萬縷關係

使用漢字來語文化自己的口語，長年累月之下，漢字的特性和運作理則是會對其語言產生改造效應的。這個改造的效應，在一個語言的所有層面上都有其運作，包括音系、表意理則、思維模式，等等。這一點沒有什麼好爭議——亦非漢字語文所獨有，西方的拼音符號亦有同樣對用其者之語的相對影響。我們舉幾個漢字如何影響其使用語的例子：上古漢語是多音節的，音系非常複雜。但由於漢字是方塊形狀的，一塊一塊、一個一個，這個在書面

上的存在模式主宰了其美感的理則，故而主宰了上古漢語的詩歌乃至整個高階語文的發展理則。其理則演化成為了發展機理，最終導致漢字語素乃至詞語單音節化，複音節語消亡。日語開初借用漢字來書寫，亦出現了單音節發展的情況。韓、越亦然。

粵語比日韓越三者為漢字所薰陶早得多，故此漢字在粵語所施展了語言影響也比日韓越所感受到的厲害。此議無好置疑——是正正此因，粵語才有自信挑戰普通話作為「中文」甚至「雅言」的身分和地位。

既然漢字在粵語身上有這麼深和不簡單的烙印，要摒棄漢字的話，其影響一定不斐。要知道，漢字的運作理則是深深鑽入到粵語的骨髓中。我們閱讀、書寫、語思，都冥冥受到漢字所影響。姑勿論茲茲影響是好是壞——雖本人認為整體而言，影響壞勝於好——由於影響這麼深，貿然廢除漢字，粵語的運作會被粗暴打亂。這一種的打亂，是可以感受到的。當我們讀一篇全粵拼文章，讀得五不像好像文盲，就是我們已經習慣了，已經用上手的語文理則，無法霎時應付新理則而兵荒馬亂之況——亦乃我們突然放棄漢字所必然經歷的過程。同樣，我們要用粵拼書寫，遲遲提不起手，無法流暢，亦同理。

但當然，這個理則的對接不符，接觸點不良，不是本質性的，而是慣性的。既然是慣性，就可以改，而改得夠慢，就可以幾乎無痛。最重要的是，這個粵語理則因使用新文字系統而被打亂的現象，是一個存在於人語思空間和語思機械的，而不是本自於粵語本身。我們說「貿然廢除漢字，粵語的運作會被粗暴打亂」的意思不可能是廢除漢字，粵語本質的運作會墮亂或崩潰，而是指身處於廢除漢字一代的粵語人，他們使用粵語語文的理則要大規模逆轉，而次逆轉大規模而痛得很。這個「痛」可能於聽講讀寫四範疇的能力下降呈現之。你想想，如果粵語廢除了漢字，整個社會全改用粵拼，即時過渡期足夠漫長，你自己作為一個個人的聽講讀寫的能力也很可能會大規模退化——嚴重則等同製造了大量的文盲。可知道，日韓越三國的廢除漢字轉用假名、諺文、拉丁文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國裡的文盲數量非常多，不懂漢字根本就是主流，故此廢漢改用才能產生去文盲的效果，而不是變相製造文盲。中國大陸推行簡體字也是在文盲多的情況下成功的，而當文盲數量下降，民眾的語文慣性提高，要大規模整頓文字系統的成本就會遞增——二簡字失敗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新的二簡字的運作理則跟已經習

慣了一簡字的民眾用字理則相距太遠，釀成混亂，最終失敗。但「貿然廢除漢字，粵語的運作會被粗暴打亂」並非囿於語言心理的層面上。廢除漢字之所以很可能會導致粵語的運作被粗暴打亂，是因為廢除漢字意味著粵語人理解、使用粵語語素的方法要完全改變。而正所謂「上屋搬下屋，唔見一籬穀」，這個改變——因乎其過程的粗暴——可能對永久導致粵語永久喪失某些語素。由於使用語言的理則變天，人的不習慣和不純熟會使所有人為求不犯錯不出醜而只使用最簡單和最不會犯錯的語言部件。這個很正常，香港人說普通話或英文不會特別詞語豐富，中國各省人士說普通話盡求使用通俗詞而少用高階詞，句式趨向簡單，亦說於此。為何文字上的改革會導致口頭上的語素和語言能力產生變化？這個上文實已略道：一、漢字的運作理則嵌入了粵語的運作之中，廢除了漢字，粵語的口語運作就變成了空中樓閣；二、我們粵語語思對語素的處理某程度上（當然不是完全）依賴漢字——當我們聽到一個語素時，要解義就往往要尋找其漢字對應並以其漢字來解義——但這個不是絕對也不是全部的語素的解義方法。尤其穩定穩陣的粵語語素，是用不著此法的。但如果是比較偏門，用次較少，在語群中已經陌生的語素，該等語素依靠語群本然獨立於文字的自然語感來義解的能力已經退化，在沒有漢字作為承托的情況下，他們消亡的機會是很大的——問你意思又不知道，又沒有漢字讓我們猜度或推敲其意思，那結論就是我們不知道該語素的意思和用法——死亡就是結果。全盤廢除漢字一併改用拼音的效果有二：一、本來有漢字作為意義承托的語素都失去了承托，一定要依靠新以拼音呈現的語義單位來承托，要不然就只能依靠自然語感。二、由於用家一定會有一段的時間不習慣使用新的拼音來承托其語義的考究，其不純熟和不習慣的結果就是語義的在所有可用方法之範式，包括自然語感，都考究不成功。還有，我們只談到語素的掉失，還未談到句式簡化所帶來的理思自闕和語法殘化。合上二論，整體效果就是在這個大逆轉中，極其優量都勢必造成大量的語素被忘記、摒棄、失佚，導致整個粵語語文系統的短暫退化。而粵語能否從此退化中重振起來，沒有擔保。亦即，這個殘化，有可能不是短暫，而是永久。

## 文化衝擊，文化斷層——精神真空

上述語文使用習慣逆轉所產生的問題的類比和規模延伸，就是文化上的衝擊和斷層。衝擊就是新東西的湧入，斷層就是舊東西再無可存取。

這個理由其實很老土，邏輯也很簡陋，沒有什麼營養——這一種的論論經常於繁簡字的爭論，也出現於越南和韓國摒棄漢字的批評中。為什麼說其論論老土、邏輯簡陋、缺乏營養？因為此等「文化斷層」的論論所訴諸的，是某種的「傳統至上主義」。他們認為文化傳統是神聖至上，不可侵犯也不可更易摒棄，但為何文化有這樣神聖的地位，他們是不會也無法說明的。在其論中，文化的神聖性總之就是這樣，不用解釋。

我們可以注意到，按照茲等邏輯，任何更易文化的舉措，於其範式中都是不可為的——無顧乎更易的效益是什麼。此等教條主義者於漢字使用群中數量特別多。如果西方沒有發明到電腦，而如果漢字的運作效率和精準度是不足以讓華夏文明發明到電腦的話，此等傳統至上主義的教條人士是會寧願不發明電腦也要保住漢字。他們之所以這樣，有這樣死板和頑固的文化性格，是因為「漢字神話」所發揮的精神性俘虜了她們的心智，使他們不能拜託漢字、膜拜膜拜。漢字變成了他們心目中的一個義值，一個理則上無可挑戰的本自好。最重要的是，通常渲染著此等意見的人士，他們自己本身因為他們已經精通了漢字語文，在「漢字神話」的精神世界及其催生的文化和政治秩序中，是會按乎「漢字神話」的理則被判為文化和政治菁英的。也就是說，他們在他們提倡的秩序中是既得利益者。他們這樣的提倡，完全是自私自利的。

顯然，用這樣的思考模式來衡量我們的語文的未來發展是白痴。

儘管如此，粵語全盤摒棄漢字所釀成的文化衝擊和斷層卻是鑿鑿有據的，不是危言聳聽，亦非虛謬。更重要的是，廢除漢字是幾乎肯定會造成文化和社會價值的崩潰和真空。這個是開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粵語摒棄漢字很可能會開發出一個充滿危機的不可知。

漢字中所散發的價值觀，是具有精神性。漢字使人著迷。使若非焉則聰明思敏的人理思崩壞，源自此精神性。這個精神性存在於使用漢字的人心目中。那當然可以有強弱有別，因人而異，但不可能不存在。也就是說，大凡某人使用漢字，該人的心靈中就必定有其精神，該人的理思議會，就必定有代表

者漢字精神的價值的代議士在諫議東東西西。而這個精神性，使人的內心的恐懼和懷疑，透過從外在世界的特徵和狀態，抽取能力給予內在的心靈，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也就說，使用漢字的人，是會構成一種從外在文化政治環境提煉精神能力的生活習慣的。如果沒有了漢字，他們的命運就是一個漫死過程，而該存於心中的精神性則漸歷久無新貨供給而像餓死的癌細胞一樣，萎縮而末。這個是一個精神痛苦的過程，故此他們會很驚慌地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一般而言，解決的方法就是尋找新的價值體系，放到自己的心智當中扮演「漢字神話」的精神角色。夫問誰能代替爾地位？無人也。故此，人是會瘋狂嘗試重立漢字，以及其精神的極致。這個現象，一般是不會產生任何新的思哲產品的，反而是會產生各式各樣更加鞏固「漢字神話」的精神產品——而唯一一次例外，就是清末民初的「寒夏思潮」。但注意「寒夏思潮」的最終目的，也是漢字神話的精神性的政治秩序的救亡、振興，達華。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價值體系在現實世界崩潰，導致個人心理兵荒馬亂的情況下，人是很容易分泌出很多古靈精怪的危險思想的。

以最好假況而臆論之，所有生產和分泌出來的思想都是良性和能讓我們遠離墮回到漩渦當中的話，這個可能性仍低得很——繼而使廢除漢字以得粵語的勝利這盤賬不划算。為什麼這個可能性很低？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就連「寒夏思潮」這個華夏終極的思哲大爆發也只有小貓三四隻。老毛說過的做過的湖南，最終也成為二十七的自古以來。所以絕大部分在這個因廢除漢字而在粵語群爆發的群龍無首兵荒馬亂各顧各的思哲亂世，就算沒有淪落至狗咬狗骨的自然狀態，幸好產出百花齊放的境況也不必永遠，反而很可能是我花開後百花殺。放棄漢字所產生的價值崩潰情況，風險高，不確定性也高。

我不是說這個價值觀，我們現時的「漢字神話」有什麼值得保留的價值——保留的價值是有的，但是是保留於博物館的價值。我誠認為這個現時的價值秩序和精神必須滅亡，但這個滅亡必須小心處理，否則我們不但可能死亡慘重，甚至可能永遠錯失一時勇舉截阻萬世苦的良機。

## 資產喪盡，文化破產，軟實力歸零

此外，比較直接的就是文化經濟實力的考慮。這個其實是個很明顯的考慮，但為釐清放棄漢字而意味我們終必需連此一同放棄的代價之龐大，還是不厭其煩闡釋清楚。

粵語的文化資產，是整個漢字語文家庭中，繼以普通話為首的官話之後，最為豐富有米的成員。其文化資產的質素，甚至論至超越普通話的也不為過。雖然粵語的文學非常薄弱，根本沒有所謂的粵文文學，但粵語在白言文的影響還是不少的。粵語的文化資產，大概可以分為以下範疇：古典中國文化資產、當代中國文化資產、香港粵語文化資產，和傳統廣東粵語文化資產。

古典中國文化資產：即傳統古典中國的所有思哲和文學產品，上至先秦兩漢的春秋諸子，下至清末民初的所有思想、潛哲學、待發體系、醫學、政治、科學、歷史、文學、文化、衣食住行、傳統、迷信，等。儘管當中不少內容是完全垃圾和荼毒人心的劇毒，好貨還是有的——而且闡發的潛能不薄。粵語應當注意的是：一、粵語是繼官話之後最能夠存取中國文明的漢系語言，亦即南方諸漢語存取古典中國文化能力為首的語言。單單「入聲」一者就勝官話胡同街萬條；閩南語欲有粵語之位，遺憾下世仍算早；吳語則已自刎，無庸議。二、適當地存取這個文化寶庫，小心地闡發其內容，是可以讓我們獲得驚天地泣鬼神的思哲效益，然後讓我們得到難以思量的經濟利益。除了是不通《三國》無法造「三國無雙」和「三國殺」等能產生文化軟實力和帶來經濟收入的產品之外，我們錯過的，是哲學上稱霸的機會。當然，這個我們要存取和闡發讓我們發達的，不是那些食古不化的經文，亦非那些自古以來一直未蒙重視，長久忽視甚至鄙待的思哲體系（如墨家），而是那些透過激烈批評、批鬥、甚至煎皮拆骨之後而得出的精華。中國古典文化應有、應得的、熱切期待的，是巨星殞落式的思哲大爆發——一場屬於自己華夏文明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不單純是批鬥，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兒子透過父親教導的玄理真義來打死父親，是自己使用自己的理則棒打自己的理則的自虐得道過程。如果無法存取這個古典文化的內容，就無法進行這個的啟蒙——而茲有三點壞處：一、亦首要者，粵語需要這個啟蒙，才能存活，否則必死無疑，這個是政治現實；二、粵語是最能夠且最有潛能，其民眾最願意

進行和牽頭這個啟蒙運動的語言。我們不做，華夏沒有人做，有也必定做得不夠我們好，泰西就更加不用想——他們根本不知道華夏是什麼；三、如果我們不做，就等同白白奉送了一個文化神力大增的機會，好牌人家贏，輸牌自家賠。

當代中國文化資產：這個指清末民初到現在整個大中華的思哲產品——主要以白言文為主。不要輕視這一個資產的潛能。如果古典中國文化資產是一個金礦，當代中國文化就是一個油田。這個油田包括嚴復的《群集權界論》，金岳霖的《論道》，毛澤東的《矛盾論》，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這個是一個論高白馬，道超青牛的時代。寒夏民國的潛能，是遠超於春秋戰國的——也實在實用得多——理則學、語言學、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建築學、數學、科學、文學、音樂、藝術、美學，全部都是實學，遍地黃金寶玉，而且通通有待闡發，潛能驚人。可知道，要存取當代中國文化資產，某程度對古典中國文化資產的把握是入行的前提。沒有《道德經》，金岳霖的《論道》價值不降閱讀也難度倍增。

香港粵語文化資產：香港的粵語文化資產當中有不少是食兩家茶飯的，既是當代中國文化資產，也是香港的粵語文化資產，譬如張五常的《新賣桔者言》、金庸的武俠小說，衛斯理的科幻小說，饒宗頤、牟宗三等大師的著作等。他們使用生為官話白話文，但在香港已演變為有香港粵語味道的白言文，使粵語擁有了一種屬於自己的普天通行語。《明報》《大公報》《文匯報》的語文，一般都是使用這種白言文的，故此都是香港粵語文化資產。當然，這個範疇也包括了各種純粵語的文化產品，如《蘋果日報》的粵文文章，高登連登上的各種潮文，香港粵語的各種俚語，香港粵語的電影、電視劇、流行曲、音樂、藝術家、歌唱家、填詞人——以及他們的刺人的風骨和可惡的人格破產，通通都屬於這個範疇當中。這個範疇，電影電視包含了李小龍、張國榮、梅豔芳、周星馳、梁朝偉、劉德華、張曼玉、陳法拉、陳奕迅、黃秋生、杜汶澤、黃子華、MLA。

傳統廣東粵語文化資產：這個明顯就必定跟香港粵語文化資產重疊甚多，但當注意絕大部分的廣東粵語文化是香港的粵語文化資產，很多的香港粵語文化資產卻不是廣東的粵語文化資產。有些傳統廣東粵語文化，是香港粵語文化所共有的，因為他們是整個粵語文化的共同資產，如飲茶文化、粵菜、粵劇的學問，香港和兩廣的粵語文化研究和產品等。



這些文化資產，全部都是建基於漢字的基礎上，要透過漢字來存取的，而茲茲就是粵語的所有身家性命財產。如果摒棄了漢字，所有的這些文化資產都勢必封印於歷史和博物館當中，不能為民眾所存取，其連帶的文化軟實力都必然消散。沒有文化軟實力的語文，就必定膳不安寢不妥，朝憂暮亡，夜慮旦滅。摒棄漢字，粵語的文化資產撞情況不會是十九世紀初的日語，二十世界末的韓語，連越南也不是——情況將會是差過曾死要復活的希伯來語。這個是完全的文化真空，是徹底的文化「一鋪清袋」。

## 漢字情意結使摒棄漢字推行成本極高

上文提到漢字中的「漢字神話」以及漢字的精神性如何左右一個人的精神狀態。這個精神狀態所散溢的情瀾，薰陶著漢字用家的文化忠誠和政治志向。茲茲現象當然牽涉到我們摒棄漢字的利弊考慮，但其實摒棄漢字最直接限制，就是要這樣做的成本龐大，失敗率極高。

「漢字神話」為人提供精神上的輔佐，人渴求這種精神上的慰藉，故此自自然視漢字為美，對漢字產生情意結。而要破這個情意結，是要有成本的。這個不單單是實質經濟上要重寫書，把公共場所中所有漢字都換掉，重新設計所有教育系統，重調整個社會的語言運作茲等舉措——就算你這些什麼都不做，廢除漢字就等同要滅有漢字情意結的人的精神世界。既然如此，他們就必定會反抗。由於我們的舉措如此激進，他們的反抗也必相應激進，故而導致成本進一步攀升。最重要的是，摒棄漢字此舉非常「撲面而來」，故此正力越大則抗力越大。

漢字情意結如何導致廢除漢字的成本提高是一個值得闡述的問題，當中「漢字神話」的部分運作機理應當加以闡明釐清。「漢字神話」導致人不能拋棄漢字的最重要原因無非其精神慰藉，而這個精神性的來源，是跟美感息息相關的。「美」乃漢字何以有神話的原因。漢字的成員字符象形象意兆物觀，存在於其字的表面、裡面、和後面。而這個象形象意兆物觀，因乎其象形象意於字中，不像西方拼音文字存在於口語中，而是在漢字的書面呈現上，像礁石般按時按候於波浪的波峰與波谷之間披露頭角——剋我們一個措手不及。這個美感因為可享，故此享用嚮往的人歷久就必然發展出一種的品味敏感度。而當他們面對新的美感體系，最追求的，就是漢字美感可以給予他們的精神

——而美感上的享受，是該精神的先行前提。也就是說，如果新的文字系統，沒辦法（而我們都可以頗為肯定，任何的新文字系統，都必定不能）像漢字抒發同樣同質的美感，漢字神話已經中毒已久的則會發狂，毒情輕者則會間接排斥、否議、罷用。

面對這樣，一係就落重成本大力強推，一係就放任不理透過漫長的改造過程，消磨和消除該漢字神話的依賴性——猶如戒毒。兩者都成本不菲，但前者遠比後者高，成功率也必後者低。

## 摒棄漢字不可為，粵語字書化必定要有漢字才能成功

任何全面摒棄漢字的粵語書寫方案，可行性成疑，成本不菲。茲意味粵語的字書化方案和語文化工程，都無法擺脫漢字。但這個不意味一定要完全使用漢字，也不意味拼音文字不用考慮。

可知道，利弊有份強弱厚薄。使用漢字書寫粵語，也是有成本的。而其利弊分佈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會按時空和歷史環境的演變而更易的。粵語之所以在可預示的將來都不能摒棄漢字，是因乎於我們今天身處於的宇宙組態。若非世當如斯，我們可以從中選擇的可能性集將應當頗為不同——而於其可能性集中，摒棄漢字不是一個不可能而是一個可取之道，絕對是一個可能。而這個可能性集或者不是我們今天擁有的可能性集，但可能會是我們未來所可以面對的可能性集。到其時，摒棄漢字的利弊效益組態，又可能不再與今同一。但到其時要否放棄漢字，就是一個因乎其之遙遠而近乎無關的問題了。

全拼音今世不可能，漢拼混用方為上策。

# 一 坊間拼音方案的侷限

如果粵語字書化和語文化的工程的核心方法是「漢拼混用」，那這個「拼」應當是什麼呢？我們姑且稱這個我們用來跟漢字混用書寫粵語的拼音系統為「粵拼字」。這個粵拼字系統，應該是一個怎樣的系統呢？

與其抽象地列出一個適合的粵拼字系統應有怎樣的特性，倒不如直接看看世間上萬國所用的文字方案，他們各自又怎麼樣的特性，繼而衡量優劣利弊。最好者則改動應該改動的地方就拿來即用。那當然，這個方法其實還是潛在要釐清一個適合的粵拼字系統應有怎樣的特性的問題——否則我們何以「繼而衡量優劣利弊」？但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太大的方法缺憾，因為如果某個文字系統在書表粵語上存在語言上的問題，我們是可以透過改動該文字系統的使用方法，以求吻合可用的。那當然，有些文字要符合這個改動使用方法來符合某些語言的可改性有限，左改右改也可能最終失敗而回，或搞得古靈精怪無法使用。但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不用他們就是了。茲意味，某個文字系統能否完全能夠書表粵語，是一個可以以手段緩和的問題，也是一個次問題。如果文字系統甲跟文字系統乙相比，甲比乙要修改才能使用的程度為低，那選甲就是了。問題在於，如果甲、乙、丙、丁，都不用修改，或戊、己、庚、辛修改後都書表能力差不多，那如何判斷優劣？文字系統選擇的競爭是不能打和的。

諸他不易，蓋事慮及，美為至

這句裝模作樣的偽文言的意思，就是「*ceteris paribus, all things considered, beauty is the final measure*」。也就是說，倘若所有其他條件不

變，且考慮過所有的應考慮的因素後，「美觀」是我們選擇的最終標準。如果一個文字系統，能夠完美地把粵語字書化，但是醜極了，我們還是要把它撇除否決——或，把他改造至夠美為止。為什麼要將它否決？因為，如果不是我們把他否決，就會是民眾把他否決——斯說之於「漢字神話」。而由於我們是漢拼混用，粵拼字字符美感所要對壘的，是漢字的美感。嚴格論之，如果漢字和粵拼字的美感出現對壘的情況，這是極度不理想的。這個內部美感出現鬥爭和矛盾的文字必定會崩潰，直至兩者倖存其一。而在這個鬥爭中，勝出的幾乎必定是漢字，那我們的粵語文字改革的工程就失敗了。就算我們花盡我們所有的語言文字資源和權利去強權逼使這兩個鎖乎於戰的美感達到一個人工的太平，這個太平仍然是不能泯滅掉潛在的矛盾的，而單單這個矛盾，就足以廢掉我們嘗試透過粵語文字改革以存取到的利益，我們花到粵拼字之中的設計考慮，都必然無法施展顯效。

## 回應阿澤

我們下文會再深入討論不同的容選粵拼字方案有什麼的問題，但在此，我先引用一下阿澤的討論。在一篇題為〈粵文書寫方式續探〉的文章中，其中一部分討論了使用漢字以外的方案的種類及其優劣。為何要考慮漢字以外的書寫方案？因為：

有時，大概係寫一千字會有一次咁上下，大家會有啲講法想寫，但係又寫唔出，好多時係底層詞、擬聲詞，又或者係英文借詞。於是就有人質疑「用漢字寫粵語」呢個前設。呢一點可唔可以質疑呢？事實上鄰近有唔少地區有多於一套書寫系統：台灣有注音符號，日文有假名，韓文有諺文。粵文又得唔得呢？如果唔堅持樣樣嘢都造一隻漢字，自由度係咪更加大呢？答案肯定係「係」。

然而，使用漢字以外的書寫方案，就必然牽涉到美感的問題。就美感而論，幾乎就肯定可以馬上否決拉丁化來拼音化的可能。

不過漢字同拉丁字母睇落好唔夾。於是又有人認，要整得美觀，不如學東亞其他相似系統，去為粵語整一個方案。早喺民國初年就有人用注音符號去寫粵語嘅發音，其後又有好多官方或者

民間嘅變體。其餘嘅方案仲有諺文書寫、假名書寫、自創文字等等方式。

阿澤為了對比不同的粵拼字方案，寫了一段非常精簡但寶貴的分析。他把以下（以普遍香港粵語文字發展工作群所認為「約俗」的粵字寫的）句子，以不同的文字方案寫了出來，方便對比。

書寫方案	例句
粵漢字（港粵主流）	呢度啲號礫綽嘢，你幫手 keep 住先，我地 hea 陣返黎拎。
「偽正字」	邇度少號礫綽嘢你幫手 keep 住先，我等迤陣返來領。
漢字粵拼混用	呢度啲 kik1 lik1 kaak1 laak1 嘢你幫手 kip1 住先，我哋 he3 陣返嚟拎。
粵語注音符號	呢度啲ㄋㄣˊㄌㄧˊㄎㄞˊㄌㄞˊ 嘢你幫手ㄎㄧˊ 住先，我哋ㄏㄞˊ 陣返嚟拎。
粵語假名	呢度啲キックリックカックラック嘢你幫手 キープ住先，我哋へー陣返嚟拎。
粵語諺文	呢度啲ㄱㅇ ㄷㅇ ㄹㅇ 嘢你幫手ㅇ 住先，我哋ㅇ 陣返嚟拎。
純粵拼	ni1 dou6 di1 kik1 lik1 kaak1 laak1 je5 nei5 bong1 sau2 kip1 zyu6 sin1, ngo5 dei6 he3 zan6 faan1 lei4 ling1.
英串粵文（火星文）	ni dou dee kick lick lark lark yeah nei bong sau keep chu sin, ngo day hea jun farn lei ling.

觀乎茲等不同的文字體系，阿澤認為諺文其實是最好的選擇。但是仍然要面對切實的現實推行問題，終歸導致透過諺文來完全書寫粵語不太現實，極其量只可以用作為輔助系統。

如果想「工整」，用諺文一定係最好選擇。原因係韓語同粵語嘅音系有相近之處，都係 CVC 嘅構造，諺文又係方塊字，形狀都來。但係可惜香港嘅

韓文普及率極低，而外來系統夾極都有個譜，總會有嘢撞。一隻半隻字用其他系統輔助尚可，全部轉做輔助系統，並唔現實。

阿澤因乎粵語諺文的推行困難和潛在或有的匹配不符可能，認為終歸最為可行的方法仍然是「漢羅並用」。這個我不同意。我認為「漢羅並用」根本不可能是個推行的方案——這個極其量都是暫時的坊間玩意，不能作為長遠的發展方案——我相信這一點阿澤是絕對認同的，但由於他認為至少暫時而言，可否實行（implementability）應為衡量粵語文字方案的最高準繩，故此「漢羅混用」是最沒有辦法中的辦法。我也關注實行性的問題，但阿澤跟我不同地方在於，他對「實行性」的理解是非常建基於粵語現時佔有席位的體制中，粵語有什麼的勢力去發揮推進粵語的發展——而正正由於粵語所有去發揮推進粵語的發展的勢力都非常薄弱，我們嚴重缺乏甚至沒有教育、經濟、法律、文學等範疇的主控權，粵語的勢力只有坊間語言群可以依賴。我們沒有學校去強推一個經過精密設計的粵文系統，故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而其次很遺憾「次」得很，是「漢羅並用」——那沒辦法，只好暫時如此。